

列子通義

列子通義總目

列子通義自序

劉向序

附張湛序

讀列評

列子目錄

列子通義八篇

刻列子後序

列子者春秋鄭繆公時人名禦寇又名
圉寇列其姓也秦政坑焚之後至漢景
帝時其書始出唐天寶初冊爲冲虛真
人其書名冲虛真經宋景德四年勅號

冲虚至德真人其書名冲虚至德真經
 即此書也余原此書之著必在夢奠兩
 楹之後刪述之澤漸湮天德王道不明
 於天下也故寄情游戲以發五經之微
 意惜乎上智清明者不多見而功效之
 風足以盡惑夫蚩蚩也是以荒唐迂誕
 之請無或乎不然所賴者良心未泯空
 監妍媸一掃成心不使先入之說乘之
 也則列子之心聲必有
 砰然於此籍之外者

總目

列子通義有序

列子書八篇雜記以闡大道者蓋御
寇之徒記憶其師門之言行與其誦
古者如矢小戴之禮記也意者莊子
時此書尚未出故周聞而述之以見前
輩作聖之功有若此者其未以為然
者多不述也史遷亦謂列子無書曰故
不立傳或疑昔人但謂此書非出一手
而今云然得無有所據乎曰此書篇章

畧經攢次定于劉向既而郭子玄張
處度殷敬順林堯叟輩註釋多門存
疑非一以今考之其為章也百有二年載
列子言行者僅二十二條皆稱子列子其
非禦寇自為可知矣如湯問力命楊朱
三篇斷然別傳之書而類聚於此無疑
也其間如樵鹿之夢謂惟黃帝孔丘能
辨覺蓋今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莊
子稱魯國之儒一人是與孔子同時矣

列在莊子則故莊內篇多引其事即曰
世無孔丘則其世之相後遠矣書不出
於禦寇山之證然非嘗聞其言論得
其心之彷彿者又不能為此述也夫禦寇
者聖哲之徒也據籍所載義有未純
故愚謂非列子自為也諸凡釋者隨文生
解雜以推測至於文義之綱條目毋負尚多
無倫使後世因而疑訛及於列子此虛明
洞照者所以不能忘情也愚今所通之義

率所見也非有所授也深造者觀之未必
無得失然於洗心之功隱微獨覺之指視他
籍頗為不汎凡未領會者虛之以俟他日或
見列子者而請決也考索名物多仍其舊
而釋詁字句時贅爭自得求夫理通而
自慙耳其立言初意然不然不論也學
者誠有得於言意之表而法其為已知幾
之功則世之先後與其言之所透出自不
屑於多辯而逐塊之技廢哉其脫然也

雖然得於辭而後可以通其意斯籍也其
文則紀事者也而因事以明道也道不容
言也惟解縛而道自存忘筌而性自見故
其放言譎詭彷彿不羈而各全其天之
指則固縱橫馳驟而不失猶造父之御
人之斷也其指性命之道出於自然至矣
故凡起心起意起念者皆人也非天也學
也者學於無朕無言之地而有名有形
者皆縛也苟知其意與于欲無言者

等也則大道之明不待余之贅疣矣
嘉靖甲子夏四月既望靖江朱得之序

列子新書舊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
尉臣參校讐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
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
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
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
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讐從中書已定
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

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

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
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東晉光祿勳張湛謂聞其父曰吾先君與劉
正與傳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游外家舅
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
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三君
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
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
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
且共料簡世所稀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
穎根於是唯資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
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
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與爲楊州
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
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
其書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戒

爲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
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
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
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吉也然其屬辭引
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
子玄時示肯歸多稱其言愚按序意見此書
之不可不貴也至曰治身貴於肆任非知幾
之言也其言外之意則貴自然順性猶曰故
者以利爲本人惟不知性之本中本和而順
之故以嗜慾爲性此肆任之說所以出也劉
向謂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
者猶孟子謂齊東野語非法度之言乎不然
非惟不知立言之意抑亦不知君子之實矣
二君固敬信此書者言猶若此他又何望

舊序
終

讀列評

列文王伯雜見乃其所謂縱口之言不屬結
搆者故於天心民命之幾微精彩時或爛
然於溫厚之中如問關尹至人潛行與列
子自序得於老商氏者殊非秦漢以來文
章可比而病忘一篇尤爲絕唱

尼父不語怪力亂神非謂無其事也語之而
不以爲然者衆也此書多神奇之事蓋曰
自有知其然者也後死者體聖哲之所匡

直辯齊民之所誚尚隨其所值而會心焉
則所以條理其身心主張乎世道者有餘
師矣豈必千載之下重爲善治真儒惜哉
列莊二籍益於後學甚多務詞章者可以做
步驟好談論者可以資聞見耽名利者可
以廣襟度求長生者可以堅形骸志道德
者可以理心性其柰世之不求親見不求
自得而隨聲附和何

君子於有過中求無過忠恕之道也辯學術

之邪正宗依之準也惟誦古訓有得於欲
速見小皞皞驩虞謀利計功之說則此籍
之過邪正之辯庶乎其有稽也

或曰老列莊三子之書可無也曰何也舉業
不命題也曰嗜文以闡道明天心也故曰
不關世教雖工無益西漢以來汗牛充棟
曾有三子之見乎曾涉三子之津梁否乎
一籍中雖或有一二語相似不過剽掠誇
張要非自得今之舉業尊孔也孔之學貴

王賤伯三子之言於此義背否荀楊以後
爲言爲行有涉斯義否不涉斯義而後可
無也愚嘗謂刪書者不可見矣得見續經
者斯可矣焚書者不欲見矣得見選文者
斯可矣

此籍間有差悞如哉作戎若作者然作無拙
作拱之類今得意者則爲之明註不然亦
惟隨文生解爾讀者亮之

評止

列子目錄

天瑞篇卷第一

凡十二章
記列子者六章

列子居鄭

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

列子適衛食於道

見莊子

孔子遊於泰山

林類底春被裘拾遺穗

子貢倦於學

或謂列子貴虛

粥熊

杞人憂天地崩墜

舜問乎丞

見莊子

齊國氏大富

黃帝篇卷第二

凡二十章
記列子者五章

黃帝即位喜天下戴已

列姑射山

列子師老商氏

列子問關尹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

見莊子

范氏子華善養私名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鶩

顏回問仲尼濟觴深之淵

見莊子

孔子觀於呂梁

與莊子同

仲尼適楚見痾僂承蜩

見莊子

趙襄子狩於中山

神巫季咸

與莊子同

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見莊子

楊朱南之沛

見莊子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

見莊子

天下有常勝之道

狀不必童而智童

宋有狙公者愛狙

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雞

惠盎見宋康王

周穆王篇卷第三

凡八章
記列子者二章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

西極之南隅有國曰古莽

周之尹氏大治產

鄭人有薪於野者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

仲尼篇卷第四

凡十五章
記列子者三章

又曰極智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

陳大夫聘魯

商太宰見孔子

子夏問顏回之爲人

列子師壺丘子林

列子學三年心不敢念是非

見莊子

初列子好遊

龍叔謂文摯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目將眇者先嗜私毫

鄭子圃澤多賢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

中山公子牟

堯治天下五十年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

湯問篇卷第五

凡十七章

殷湯問於夏革

莊子引一節

太形王屋二山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

大禹曰

禹治水土迷而失途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

孔子見小兒辯日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

瓠巴鼓琴

薛譚學謳於秦青

伯牙善鼓琴

周穆王西巡狩道有工人偃師

甘蠅善射

造父之師泰豆氏

魏黑卵以暱嫖殺丘邴章

周穆王大征西戎

力命篇卷第六 凡七章

力謂命曰

北宮子謂西門子

管子
卷之七
三十一
管夷吾鮑叔牙相友甚戚

楊朱之友曰季梁

楊布問曰

齊景公遊於牛山

魏人有東門吳者

楊朱篇卷第七

凡十九章

又曰達生

楊朱遊於魯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

楊朱曰萬物之所異者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

楊朱曰古語有之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

孟孫陽問楊子

楊子曰伯成子高

禽子問楊朱

揚子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公

揚朱見梁王言治天下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

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

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

揚朱曰豐屋美服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

說符篇卷第八

凡三十二章

記列子者六章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

關尹謂子列子

嚴恢曰所謂問道者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

列子曰色盛者驕

宋人以玉爲楮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

魯施氏有二子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

晉國苦盜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

白公問孔子

趙襄子使子新穉穆子攻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

宋人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

秦穆公謂伯樂

楚莊王問詹何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

孫叔敖疾將死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

楊子之鄰人亡羊

楊朱之弟曰布衣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

邯鄲之民獻鳩於簡子

齊田氏祖於庭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

人有枯梧樹者

人有亡鈇者

白公勝慮亂

昔齊人有欲金者

目錄終

列子卷第一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天瑞

此篇言氣之始萬物一體也萬物之所資始故曰天瑞張處度曰巨細舛

錯備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群品之衆涉

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

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

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居鄭圃業四十年人無識者亦且尚國君卿大

夫眎之猶衆庶也成歎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

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

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

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音茂一作無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

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

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

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

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

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

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此章論氣機於萬物不即不離事道者知此謂之知道是則授受之旨此其不同衆庶而人莫識之之故列子上加子者尊敬之義前無此稱書法六義象形會意其爲字有生不生窮之機故以爲丈夫之通稱今亦取其道之所宗有繼往開來之義也晦菴稱子思子子程子蓋倣此鄭人而曰居鄭言外見列子非一方之人也圃者列子所治之業非後簡圃澤之謂言其居鄭而業於圃自食其力者久也人無識者同人于野不術售也女適夫家曰嫁嫁則以彼爲家故曰往無反期也鄭人而嫁於衛身有去就心有揀擇故笑答以見其去就者時也心實無去就揀擇也往無反期敢有所謁將何以教不聞師之言乎四語猶關尹謂老子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之意不聞壺子之言者謂先生豈不受師之

教今乃無所施教於我而遽往而不反乎列
子謂何言哉者言其得於師者授受皆忘言
也嘗聞其告伯昏則亦有當以言爲教者問
去來而以生死爲答者能見於無生無死則
會去來於無迹不以嫁衛爲異而必求以言
教也其言曰有生有不生有化有不化此二
句是綱不生者能生生二句承上不生不化
生者不能不生二句承上有生有化故長生
四句足上文以見不息之意歸根於陰陽四
時其曰爾者義止於此而無外之詞末即其
體而言不生者疑獨恍惚之間不可形容而
實有一物其大無外其久無際獨立而無比
故曰疑獨此機乾旋坤轉無始無終不隨物
化故曰不化者往復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殆故曰其道不可窮即磅礴而言曰際即流
行而言曰道不可終無畔岸也不可窮莫能
測也谷神不死六句老子語也今日黃帝書
蓋黃帝繼天啓後之旨老子傳誦者也用之

不勤在此章當以天機自然論言其流行不息而未嘗動也故承以生物者不生物者不化以足初言不生不化之義今之萬物但知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而遂以爲生化形色智力消息皆我之所爲而不知本於不生不化之機故曰非也生則風雨霜露無非至教又何必有言生死且不能自有去就豈我之所得爲哉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包萬物夫有

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

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

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

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音淪。渾

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音。

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

者。窈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輕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

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此承上章陰陽四時之語而申其義。蓋原聖人之作易。示人以法天之學。亦以明認自生

自化者之為非也。太易謂之未見氣者。皆自形始。已後有知而言。遡窮其情。若果未見氣。

又何以得名爲太易乎故曰氣形質具而未
分曰易太素爲質之始言物生之初光淨只
此一物別無粧飾故以素爲質之始渾淪混
沌未分亦無虧欠之稱猶老子所謂渾成也
蓋天地生機無聲無臭而變化不窮故謂之
易埒者說文埒址也封邑曰埒猶迹也易變
而爲一易無形跡窈冥恍惚不可言變一氣
恃之而化故寄名變爾一變爲七鄙見謂七
當作三前言氣形質本於太易一變三也後
言易變一而終之以天地人一變三也三變
九則自然之理今日一變七七變九上無所
承下無所授三誤七無疑也強爲之解就人
身而言心發於七竅復有水穀二竅一七九
三字可通至於初變復變殊不可通或以陽
數解之不知通章之義何
所屬也末二句以物該人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浩然齋
通
山

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

解上二句

抽經一節解一節

短長否通不是互言實亦可指者

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

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

此謂天地人物之無全也

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抑揚之辭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

物

氣物

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

形既具矣則

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

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

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
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
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
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
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
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本可無知也。本可無能也。
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此言物則不通神妙萬物也。文勢一節解一
節絕類西漢文字。何則之云。先秦已前無此

聲氣况云非陰則陽非仁則義尤非見道之
 言陰陽仁義剛柔之擬本非天機且與易傳
 不同既曰非此則彼又何以言三才之用之
 全不過欲形容卷舒不息而不覺其詞之誠
 也若以六唯字易去三非三則字文字亦渾
 厚此章詞意俱易明不須多解惟無為之職
 一句解曰造化殊不知造化者有為之名自
 無而有曰造自有而無曰化不可以訓無蓋
 萬象皆從一無以為之主何晏道論曰有之
 為有待無以生事之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
 而無跡語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
 聲是道之全焉然而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
 神而彰光景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
 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
 此無名
 者是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擗蹇
 傍誤 枯朽 拔音蹇

蓬而拍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

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

蠅為鶉。得水為鼈。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青苔若

反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栖。則

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螬。其葉為胡蝶。胡蝶

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

衢。音日掇。駒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食醯頤

輅。生乎食醯。黃輓。音食醯黃輓。生乎九猷。九

法然齋
卷之六十一

此種一物之亦也

虫

音

獸生乎脊芮音脊芮生乎腐音漸音蠶音羊肝化為

地臯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鷓

之為鷓鷃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

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

之為菟也。老踰之為猿也。魚卵之為蟲。豈爰

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

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二句論情思士不妻而

感。思女不夫而孕。二句舉事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

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鷄生乎酒。羊奚比乎不

筍草。久竹生青寧也。青寧生程也。程生馬草。馬生人草。人

久入於機足上句。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黃帝書

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

與我偕終有生有盡。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道盡。進

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

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

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

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

情安

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

物安不損點

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克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嗜欲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

貴生賤物

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語釋

此章言氣機旋運有不得不然亦莫知其所以然者生生之機皆出於無情以見生不必愛死不必憂也莊子引此畧刪其繁亦有不當刪者若搥爲鴉羊肝化爲地臯至醯鷄生乎酒一百三十五字黃帝書至反其極矣二百九十四字當從此爲詳種有幾以下皆申明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之意形有死生此虛靈之知未嘗有死生也此一句列子自許此知常存常明不以死生爲二途也過養過歡疑其所以傷生者蓋動化生植之理耳目不可徧及非知性君子不盡其故蓋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蠅即蛙水上塵垢初生苔曰隘亦有絲縷相縈之意蠅蟻之衣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例多厚故曰衣脫無皮也鮪掇之蛭無皮無

設故曰若脫腐雖已上十種皆蠅之變也羊
 肝之化以下皆天地間莫測之變如月令雀
 為蛤鷹化鳩之類萬物之始莫知其然此類
 必多但人不及見爾豈爰山名出山海經其
 上出獸狀若狸而有髮無牡而孕曰類鴟即
 白鴟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大腰龜鼈
 之屬純雌而無雄蜂純雄而無雌思士不妻
 而感如今病有夢遺思女不夫而孕蓋翕受
 之意專則天地流行之氣適疑其身如照井
 而生世自有此等事又如雞鳴之卵無雄人
 為取竈雄天椎皆人心存主處則感召有不
 遠者此亦天地之神化有不容測者如陽燧
 取火方珠取水之類后稷之事姜嫄從高辛
 之後郊媒以求子其身敏於事心樂於事介
 止而無亂震肅而不慢所謂大而疾也介止
 承歆震肅承敏只是和敬所謂克裡克祀所
 以彌月生子毋無拆劈如羊初生皆上帝之
 顯其靈也及以初生不難疑而棄之上帝益

顯靈異豈謂履巨跡無人道而生子乎且周公尊祖配天但當頌其德之格天豈應以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爲言自坐淫慝無忌憚者乎况歆歆然人道之感姜嫄獨知且不肯言况後世子孫乃狀其情何不知羞惡乃如此即爲此說者吾知其必獲罪於天也此書信傳言而不考史遷信此說而不疑遂致後學因仍舛謬陷聖母聖子於怪異深可惜哉伊尹事無考意者天下多故如鄧攸棄子設

有後至者收而鞠之及我

太祖高皇帝得沐國公英之類羊奚不筍草名青寧程亦虫名曰馬曰人或亦謂草名但於下文人久入於機義不相屬大抵萬物變化不可窮盡之意黃帝書以下則闡明萬物往來無常皆不得已而然其曰終盡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盡乎本不乂者蓋謂天地有終乎有盡乎吾不知其有終有盡也天地者道中之一物天地之無終盡本於道之無

終盡也謂道有終乎道本無始何有終謂道
有盡乎道本不久何有盡此虛靈無體氣爲
之體氣行無息倏忽變遷而天地以爲情者
也人以爲有始而且久者以機之出入者觀
之也又云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則予與
彼木嘗生未嘗死之意益明矣謂之我尚何
存則精神亦以歸無爲極也變有入無曰化
化無大小積小至久乃見其大人自生至終
無息不變變則漸忘其故俟至後知截然相
遠昭於耳目者則有此四景故曰大化亦有
往而不返之意此後言情以時遷德由之而
盛衰最靈者與蠢然者等矣是故以死爲反
其極尤見萬有必歸於無則我今之生也必
如觸骸之無知然後得天機之常而過養過
歡所以爲可悲之道也大抵形骸未死而死
其心則反真在瞬息間爾此章論萬物變化
雖云無方而必終者理也
知無生無死者天德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姓名行乎郕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故老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

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

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

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

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此舉常情以破貪鄙。曰善自寬者。蓋即事自况。非直見道而忘形者也。見道者無入而不

自得又豈待自元而後樂哉。以鹿皮爲裘。以
索爲帶。言其貧也。樂甚多而舉五端。其槩也。
且萬物之生。適然而已。爲萬物有何不樂。爲
婦女將不樂乎。不免襤褸。能不樂乎。用知識
以揀擇俗情也。幸天恩之獨厚。知本也。故曰
箒自寬亦所以喻同類者無失自貴之道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
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
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
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
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

倒用字句法

可悔之道也

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

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為憂。少形無勞切不勤行。長神無飛散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子貢曰。壽者。

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

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

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

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

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

無害以下

不須營生

欲

揭絕

日申

以

息優於勞

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

者也。

此言安分無求無累之樂而答問乃以死生
往反優劣爲詞是未徹道之本無彼此去取
也子貢之不喻不知生之不二又不知死
之爲息也死生一也今死愈於昔生尚有見
於生死之不同故曰得之而不盡此語固所
以啓子貢亦所以進林類也惜乎子貢不能
問故下章足此意故畦西成之後藿滕未翻
耕者且拾且歌且歌且行故曰並歌並進張
處度曰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造極矣
而夫子方謂之未盡何也蓋對無於有去彼
取此內外不無少異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
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遣冥內遊外同於人
性豈有盡與
不盡者乎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

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

焉。爾望其墻。舉音如也。宰音如也。墳音如也。鬲音如

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死之為息人胥知生之

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

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引證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

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音

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

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

猶曰天下皆迷執頃之哉

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

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

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

智。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

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

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此章以身息寓心息。身馳例心馳。惟聖人心
跡兩忘。故去就不謬。辜宰墳鬲皆形容土一
丘也。中間如未知生之苦。非尼父詞氣且分
心跡爲二。殆就子貢所造而言歟。死者德之

微言德之純駁皆於死可見也。應息伏字蓋棺論定將死言善亦可為微。至於一死種種嗜欲種種留戀蕩然無形全體天真其為德之微也。又何以加世之與不與俱在事物得失上見聖人見心不見世故與之所知者息神去之所知者眩物狂蕩之人形以物役智謀之士心以物役猶莊子所謂濞僻之行仁義之操也。謂之胥失者逐於照而忘其明也。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此承上與去之許而滌之也。故言致虛極之方因舉不虛之弊。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

並作吾以觀其復即此意有所貴即不虛故
曰無貴即下文取與之意以虛爲非不知虛
者也欲知虛之爲德非以徒名擬非以有意
得惟靜而已不虛者必有取與有取與則不
靜惟不逐物則神常自居靜而虛矣舞仁義
者播弄仁義以爲術不知虛之爲大道也九
以得失之心應事則事必至於破毀事至破
毀則求全之機漸生故必播弄仁義之近似
者以掩飾其破毀也播弄仁義則與真誠虛
靜之風背而持矣又何以言復會而通之榮
啓期善自寬林類得之而未盡子貢聞息列
子貴虛四章以意相承通詳觸發反極之義
善自寬未有得也有得則不待自寬而寬矣
得不盡未知息也知息則全得矣息而不知
虛則與臭腐無異知虛則不息而息矣此聖
哲御世竭力於其分之所當爲而心則一塵
之立蓋以成功在
天非我所能與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誰疇覺之哉。故物

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

虧。隨世音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誰疇覺

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

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生至老。貌色智能。亡

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

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此記往哲悲人役役於世。不能知幾。因以勉人及時省身。脩德勿安。醉夢也。粥一作齋。粥熊即文王之師。密者無聲無臭。不可覺之謂智意見也。熊體態也。孔子曰。日夜無隙。立以

是徂張處度曰物與氣爲體體隨氣而遷氣
不暫停物豈守故是故向之形生非今之形
生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
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托不停之運自謂
變化可逃不亦愚乎愚惟奉天時者尚消息
盈虛知與時偕亦無所待亦無所至此常惺
惺者所以異於齊民也損盈成虧皆在冥冥
之中非耳目所及物之成者方自謂成旋已
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早覺者豈以
世之役役撓其澄湛清明之洞然者乎經曰
俟至後知其悲
世之意切矣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爾。
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

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
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
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
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
塊。若踏步優於跣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
壞。其人舍音釋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笑其理之未徹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
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
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

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
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
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
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
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
笑其心之未了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
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
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此承上俟至後知者之昏冥而言反之者又
落將迎也憂者曉者皆知識將迎爲崇也長
廬子未免於推測列子解之意在言外惟見
已而他無所見斯無忻戚之情君子所以貴
夫道而學之者息息見在老至且不知而况
出位之思乎憂崩墜者惑矣而不惑者憂其
所惑是積惑彌深也釋然之喜同歸醉夢夫
天之爲物非有質也故不但遠而無所及近
而無所入自地而上與地之中莫非天也故
吾俯仰喘息未始離乎天也謂之積氣氣亦
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中
况乃氣氣相舉何崩何墜夫渾然未判則天
地一氣萬物一形重濁輕清升降摩盪分而
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特形氣之顯設者爾
又孰察夫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成不
知毀毀不知成也耶此篇之意以爲天地與
人同壞同亡理也吾惟安之而已何致忻戚
於其間哉情無彼此故曰吾何容心蓋喻憂

貧謀食之營營而不知一飲一啄一予一奪
莫非天機之定分也彼一言壞不壞各
是一見不能相通下文生死不相知正實此
意以解前惑猶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我身非吾有孰有之

原其初

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

剛而常伸

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

可得而有邪

此承上章吾何容心之意述古以指大道無形不可執也無我無知渾然道矣莊文引此烝作丞蓋官職之銜王者近侍四臣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所以輔養君德者丞其一也舜憐世人執有其身厚子貽孫之惑也故與知心者一問一答以明辟有皆同於無也夫道本無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爾天地之氣偏積而成質故有形也氣合而成和故有生和達而成順故有性有命莫非天地之所委賦然則子孫之爲委蛻理可推矣愚惟此據一人有生之後而言達而觀之雖天地亦道之委蛻若生機之爲和域界之爲順又何疑乎故行處飲食一當任乎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無極而物之受命無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造化之無私也縱觀天地之體不過強陽之氣爾何質可以自有

天地且不能自有况吾身乎又何道之可得乎此先哲真切爲人脫羶解鎖之要訣也後學其知恩哉舜之受於堯而禪於禹有天下而不與者其有得於此乎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

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

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

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

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

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

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

氏言其狀。國氏曰。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

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

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

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

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

天地間公共之物

取非其有

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

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

疑經理農圃漁獵非盜

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

汝

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

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汝載若形。况外
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
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
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忘亡公私
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
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此言術一而效殊。公私也。心一而境殊。天人
也。知天者人亦天。天亦人也。承上身且非吾
所得有。况萬物乎。物非我有。取以爲用。非盜
而何。此章文義惟倣於聞見。而不求自得者。
鮮不成。自侮之道。向未拈出。餘亦易解。未及
時。未一季也。沒其先居之財。謂併其未盜時。

所有之財而費之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認而有之，皆惑者。蓋天地者萬物之總稱，萬物者天地之別名。雖各私其身，其本根原不相離。物物皆出於天地，天地不離乎萬物。苟各認之以爲自有，非惑而何？此所謂天地委形，非我有也。彼飾愛色貌矜伐智能，固爲惑矣。甚至橫認外物以爲己有，封植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知自悟。陋哉！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能不有身，又何有於物？用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形骸非親，貨物反爲親乎？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何所不盜？亦何所盜？故生即天地之一氣，身即天地之一物，事無公私，情無愛吝，自然而已。有公私亦盜者，言不惟盜天盜人之爲盜，雖見事之有公有私者，此見乃天機也。我得有而用之，亦盜天機也。亡公私亦盜者，既知有見亦盜矣，反而觀之，須忘其見，乃不爲盜。究而論之，知忘見之非。

盜亦天機也。我用人而能忘，亦盜天機也。惟公其所公，私其所私，一任自然，不起意見，乃天德也。苟知自然之道，爲天德也。又孰辨其公私，而指其盜不盜哉？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所以贊化育者，忘天忘我，率其性而盡其分也。盜與不盜，何容于知？何容于名？嗚呼！知用物爲天地之盜，則祿浮於功，毫釐浪費，皆鬼神所不與，不與必奪，奪斯危矣。況暴殄天物乎？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列子卷第一

終

列子卷第二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黃帝

此篇言無為之極治入無形惟古之至聖似之故舉以為證然究其端倪

本於無我而已無我則誠至而神疑天下之事浮雲電影按張湛謂稟生之質

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肯道則遇物斯滯此

語雖未盡自然之義讀者得其意不泥其辭亦庶幾乎記者之旨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性命

娛耳目供鼻口至矣焦然肌色古旱黥音內昏然

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

明進盡智力營百姓至矣焦然肌色昏黥昏然五

情爽性惑黃帝乃喟然讚歎曰朕之過大山流而不檢濞矣養

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

於非上立之形容也

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閒居

大庭之館齊才皆反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

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兪

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其去齊國中州幾千萬里

形之所資

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

無心

下申自然

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

生不知惡死故無夭傷其以也不知親已不知踈物

其以

也無取

其以

也

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

繳上

起下

無入不自得與物無忤也

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

歌利王割截釋迦身。体心無憤恨。

心如太虛

斫捷無傷。痛指擿無瘡。癢乘空如履實。寢虛

青明在物

定也

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

無惑

志或險

行無跡 已上只形容神帝

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

黃帝師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

三臣

之曰。朕閒居三月。齊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

該括源委

大法

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

自得者不能言

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

不是二帝兼徹骨中得梅花撲鼻香

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

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

年不輟

此敘古聖御世極於無心遺澤入人久而不
忘以醒後世作聰明誇智力籠絡把持而卒
無成者亦以破務聞見者之自限也意謂雖
以黃帝之聖初以有心有為養身治物徒勞
無功反以致疾終至於無心無為乃得歸於
自然上下一致疾終至於無心無為乃得歸於
皆言有情喟然之歎覺昨非也故曰過濞濞
濞也大也已甚也齊心服形言精神凝一不
貳克蒲於百骸之內而百骸之護吾神于中
如身著衣裳然不親政事順物而不自用也
聖人無夢寄言於夢明由無情而得也淮南
云四海之極正西曰兪州西北曰台州今日

道澤流風之遠

弁西台北則四海之外矣非必有是地也即
吾身無情之景因志而成與莊子所謂建德
之國法華經之化城意同不知樂生以下至
神行而已皆是形容自然之化至道不可以
情求一言足以蔽聖德之極致日知而又日
得知如見饌而識其美得則食而飽也其美
其飽可以意會
不可以言告也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

君道靜

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俚鳥

反隱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誠慈爲之

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

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順風雨常均。字

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

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東方朔山海經載之尤詳蓋承上章無所愛憎畏忌之意而形容其無情之化如此吸風飲露吐納之托也心如淵泉沉靜清明也形如處女柔順謹飭也俛求人憐也愛我憐人也畏懼彼怒也怒使人畏也施物與人也惠懷人魄也聚守己之有歛取人之有也仙則無欲而壽聖則德極而治陰陽常調以下言惟天人合德者陰陽順序二儀循度故災害不生萬物暢茂也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意亦如此非神游八極者不能信也

列子序下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畫進二子之道乘風

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歸家因問

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

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

議論

尹生名

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

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

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

又不省舍

乎。姬音居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

本上文

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

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

心庚更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頰。

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

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

此則盡三子之道也

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

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

軍志也

有次第

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殼。竟不知風乘我

邪。我乘風邪。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

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承上章乘空如履實山谷不躓其步而言人之修身惟言惟行言行本於意念今舉言與心而不及行者行在其中言亦足以該行也此列子自敘其功以語章戴語人人也此本以尹生懟而往反起論首序師友盡道者爲下文張本也三年心戒是非之念口戒利害之言所謂守口如餅防意如城靜默自守制意緘情亦有志也故得一眇言不見棄也是非利害常情也五年之後乃得釋肩於心口之間無矜吝於懷抱內外一矣故得見取而一笑也至於七年不見是非利害之形心寂然而無意口秩然而無違引之並坐蓋許其

比肩也九年而形化人我兩忘百骸不二此
所謂盡二子之道而能乘風也此四節正學
道工夫次第縱心縱口直而不反也橫心橫
口往來不亂也心既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
其心口體道窮宗爲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
念終日言而非我言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
如此則彼此之別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
所見故曰內外盡矣夫眼耳鼻口各有所司
今神凝形廢應感無待於外是以視聽不資
眼耳鼻味不賴鼻口塊然尸居一通萬象風
我之間亦將何辯若尹生者溺於情有其身
刻核鄙隘一體將不能相容又豈能容於天
地之間哉夫列子之學其專如此其銳如此
猶待九年而後安後學其能然乎此唯學造
列等而後知其言之非虛妄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

指實員在下文

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例。姬。居

魚吾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不能行出庶物

記號之別

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

父母未生以前

常也

此機

物之造音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未得是而

盡

作

不離

守純氣者

易簡

窮之者。焉於得為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

恆

倫

所以為物先

其道在 不交

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

未形

無我

忘我

自無而有

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

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隙物奚自入焉。夫

我不礙物。物不撓我

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

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遯音物而

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

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寄形

物不能入故

此問將以明道闡教也。亦承上二章乘空之義。在純氣之守而已。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是守純氣之功。関尹名喜。字公度。上自聖哲。下及昆虫。不出形聲之屬。達而觀之。皆物也。靈蠢之校。亦何相遠。既不相遠。人豈獨先乎物哉。惟人之學道者。作乎未形之始。而止乎未化之前。由是而不息焉。斯得超乎形聲之外。與天為徒。非萬物所能伍矣。其所居者。易

簡之道其所蘊者如環無端冥然無跡也度者包含之意紀者閱歷萬有之謂言其徜徉泮渙於萬物之間其性不移其氣得養蘊畜其德以通乎萬物之始是其天之所賦守而不失其神明之區純密無隙水火憂患之類又何自而入邪神之全於酒者猶免於害全於天者又可知矣末句藏於天物莫能傷正繳首二句此一章文義極好意奇氣充理明詞潤作聖之機決於無我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

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背逡巡足二分此不射之射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心動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

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定

此言列子所未至以闡深造無我之學且以

戒自滿也莊子引此意同序事之首稱名者

尊其友也引之盈貫開弓滿也左手持弓平

直故措杯水於肘上言其平而不動也鏑箭

鏃鋒也鏑矢言中也沓二矢中也復沓三矢

中也三矢皆鏃鏃相追也方矢第四矢也復

寓言第三矢纔去第四矢已復在弦上言藝

熟而速也此履地而射心專於射猶見於物

故曰是射之射。逡巡進而不多之意。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言其立危。石面向高山。背臨深淵。足一分在石。二分垂在虛處。此非純氣之守。必見危而不能立矣。此而不動於中。則天地萬物高下夷險皆渾然不見。有二如此。則無事不可爲。是則不射之射也。此所以高深遠大之遇神氣如常而不變也。怵然有恂目之志。怵驚恐意。恂。輦動貌。猶曰爾之志怵然于中者。已恂然動於目矣。則於中之存主者。其亦不定已乎。殆矣夫。緩詞也。無人於禦寇。友道也。故詞氣如此。此前三章見列子之所得。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

樹黨如孟嘗信陵之類

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

雖無位亦

爵之。口所偏肥。

皮美反。又音鄙。毀也。

晉國黜之。游其庭

雖有位亦

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

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

戲樂。國始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

經垆外。宿於田更野。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

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

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

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往。子華之門。子

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

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

不_反聒_{如革}之既而狎侮欺_{音推}詒_{音押}攬_{音樺}摍_{音樺}

烏駭_反枕_{丁感}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

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

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

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

鳥揚於地飢_肌骨無_毀礪_毀范氏之黨以為偶

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_{深大}湍隈曰彼中有

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

得珠焉衆_始昉同疑子華_始昉令_{與同}豫肉食衣帛之

試一

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

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

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

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

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

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

校下不收入水不窮入火不焚之故

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

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

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

如所云

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

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

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迂

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

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

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

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

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

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

五

信

忠

志

類

應路遇必揖

推其極致

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

子識之

此證誠無不格也。困於貧而信乎術。猶有爲也。無所爲而率其天德之純然。斯誠也。誠之無二心。信而不疑也。不知形體之所措。傾心於教而不有其身也。不知利害之所存。盡力於事而不見可畏也。范氏之徒。感於商丘開而興於德。雖遇微賤。不敢不敬。誠之成。已成物也。如此。故仲尼曰。小子識之。使知務誠於已。毋逆億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鶩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鵙鷃之類。無不

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

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

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

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

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

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

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

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

通其常

法順其常而無情

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過厭其欲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

無意

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

又總應

同類

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

識性者可以同若

倚理順其性

幽谷理使然也

此言凡事必知幾而後可為亦惟後天而奉
天時所以先天而天不違也前言虎狼鵠鷄
之類後獨言虎者舉難且大者以該其餘也
喜本順而生無逆不顯順故喜怒皆為逆所
犯虎媚養已之順達其性非迎其欲也順之
則喜逆之則怒喜之後也必怒怒之後也常
喜物性固然人情亦爾臣之事君卑之爭尊
同室而遇讎傲鄉鄰而遇黠滑皆當鑒此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

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

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譖噫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

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

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

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

猶有失也

習熟

無不其者

善伏水者

易也

心力之術

此下字至忘水也其句

之

共見之事

常

忽

正不

不見水

不見其

如

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握反者巧

以鉤握者憚以黃金握者昏巧一也而有所

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拙本作內

此言忘外者則無行而不善得失一萌而神不專矣未嘗二字直貫至謾操言未嘗見舟未嘗以為操舟但率其天能以御物非以為物而御之也莊子引此言外重者雖習不能熟以見志之不可分也見操舟之可學是玩其文也未知沒者自能之故是未達其實也萬輕水忘水此優劣由於習習必本於志也萬物不足以動心非志道專確者不能其所以鑄類回者至矣而固且道與一句解者多不同愚謂汝固信其可教之為輕水數能之為忘水矣至於未嘗見舟而即能操者為可疑也蓋沒人之習中視淵若陵云云故也故下

文即樞
以喻之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

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

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泳。之數

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

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

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

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泳。子出而被髮行

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所於事辨一校木求

也

出帶

塘誤

音拯

莊子無所

入游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音
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
也。

此言忘水以證入水不溺之故。莊子引此大
義亦同。順物而忘我。則素患難行乎患難。無
入而不自得也。既曰亡。又曰吾無道。蓋言蹈
水本無道在。今日吾亦無所謂道也。齋者水
旋渦而入也。汨者旋極而湧出也。安於水
曰性者。習以成性也。成乎命。不計利害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疴。

於禹

僂者承蜩。猶

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時閉目永五六月。纍垸。

音九

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

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吾處也。若檠。

其月

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

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

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疴僂

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

莊子無此也後段

檢

此上可與問此德感之節

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

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

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

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

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

則淺矣。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至言去言。至為無為。老子語也。此即事以演其義。以見孔之信老也。莊子引此意。同乃所謂達生也。承蜩持竿。粘蜩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言練習之熟。神凝而器定也。檠株槁枝。形之不擾也。不反。不側。心之不搖也。此言用機而忘機也。

偷汝所以謂修汝所事豈亦欲得忘機乎海
上之人一節所以爲上於此者全無機也齊
智之所知則淺矣言以衆人之所同知者爲
知不能出於同知之外其智亦淺陋矣狎鷗
一段使後之善敘事者亦必費辭數倍而後
明今此意在言外者甚多而辭甚簡孰謂列
文不及莊哉或疑丈人假僞形以獲蟬海童
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何哉
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况自
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內忘其
心外坦其形是以輕群異類亦無多怪也此
二喻者蓋假近以微遠借末以明本夫何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苻而諷燔林

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

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

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忘身忘物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閔礙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割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於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

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此言入火不焚固至人之能事然不爲已甚者雖能之而能不爲尤見自生民以來所獨盛也火畋曰狩草不剪曰芘藉芘踏草也燔林以火獵也奚火奚石不見已與物也與商丘開意同和者大同於物亦有達道意言與物爲一體也即剗心去智之實言雖未能亦嘗言之於有暇之時矣或者君聽之不審不記憶爾文侯大說者信大同於物者與物無礙又聞仲尼能之而能不爲則併仲尼之聖爲不可名者亦信之矣故曰大說剗心去智者剗其嗜欲既開之心去其機械漸長之智也嗜欲之心剗而赤子之心定矣機械之智去而淳樸之德全矣淳樸如赤子死生不入於胷中焉往而非自得哉此所謂大同於物焚溺之事不必論也張處叟曰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有不能

而強欲爲之者有不爲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竒功異迹未嘗斲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見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悸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誣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游之鼠木藏之虫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妙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滯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行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後全哉蹈水

火乘雲霧履高危
入甲兵誠未足怪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

懼言禍而應也

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

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

玩誤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

固謂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

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

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

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

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

不詭震不止正誤。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

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或作全恢然有生矣。吾見杜

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吾向示之以天

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

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

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

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

也。鯢音倪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

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洸水

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音牽水之潘為淵。

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

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

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

爲茅不操作類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

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

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

立，音怫然，而封我。或作壹，以是終。

詳見莊子此內有不同者，義亦不遠。惟九淵之名，此備而莊止前，三日淵有九名，此處三焉。蓋莊子約之也。吾與汝非但已與列子也。蓋言我輩衆人，但見其技術，未知其術之所出來，而遽輕易稱道其神，此猶衆雌生卯未付，雄爲之真機，又孰知卯之爲妄耶？汝以道

有能所是與人世相抗之物可以校短論長
故信季咸爲道之至有神巫之名其歆羨畔
援之心隱然於中是以使彼得而相汝正易
機動於此誠應於彼之意九淵之名義見爾
雅水有高下夷險澗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
心因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郭象曰夫至
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
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爲也大
意地文者如土而條理不泯也故曰濕灰謂
無活動意也天壤天然生意上起也善者機
猶言性之動處也衡者平也不定也氣機之
動未嘗定而常平故曰不齊淵者幽深玄遠
不可測之意宗者指性指無而言未始出吾
宗云云猶曰未嘗離其所存之常與季咸相
接只是虛其心而從容其舉動內不見已外
不見人故曰不知其誰何彼見我如此以爲
無特然可畏可象之容而有信從之衆是以
自疑不能相人慚愧而逃也其曰九淵鯢桓

止水流。水濫。水沃。水洸。水雍。水汧。水肥。水未
得其情。肅齊謂皆修觀之名。猶觀音有十二
觀也。食豕如食人。不慢事也。赤子之樸。以琢
而散。此言雕琢復樸。蓋以習熟成性。須痛加
剋治。而後可還其故也。塊然二句。形容復樸
之意。紛而封哉。形容獨以形立也。猶曰。惟如
土塊卓然。一形不見。有知識動作也。如此終
身。更無他慕。故曰。壹以是終。此篇為季咸而
述其名。僅一見。而不覺其少。壺子凡十五見。
而不覺其多。史遷作魯仲連傳。重出不厭其
煩。文正類此。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志以外鎮人心第

使人輕乎他人爵者貴老而整合其所患子西夫漿人特情

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如此說

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期

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

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瞀人

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蒲矣伯昏受

瞀人比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頭

而出賓偵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恐在行也

暨乎問問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

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

感也此說感豫出異不帶且必有感也此字偶下句搖而本身性良能才作身又無

謂也今言與汝游者莫汝若也彼所小言盡人毒

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能是非

莊子引此有數字不同奚方而反方字乃同方為朋方以類聚之方十漿五漿云者吾所用漿本須十分而鬻漿者先以五分餽我敬而不待沽也列子自反存誠之功未化露於詞氣之間是以英華服人使彼忘其老者貴者而獨敬於我也夫鬻漿之人利薄權輕而

猶以槩表敬適齊見君不爲其所任用乎任
用必責效則彼之身勞知盡者我乃代之身
入籠絡非吾所願也其壘忠也爲何如汝處
已言汝若只如此而不求更進則人將愛護
而從汝矣戶外之騷蒲則是不能縮晦人乎
趨而保附之又馬川感動之道耶感豫出異
言人感而悅由我出之不同於常人爾外既
不常內必搖其性人方以爲豫又焉能知我
性之搖動而告我耶汝之弟子又莫汝若言
必偏蔽是皆戕性之毒藥迷而不悟又何能
相誰何而辯其是非也此是列子自述以見
其學之所由得也夫列子居鄭業圃四十年
人無識者則此五槩先饋當在業圃之前然
見饋槩而驚其察人檢已之功亦密矣而瞽
人猶以爲出異搖本則夫作聖之
功必以化而不自知者爲究竟乎

枋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

字子居

不介外境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

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涓音管漱。涓同

音瘦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

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

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

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

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

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舍者避席。炆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退有於衷。其過也。

汝神變於目。瞻顧不

受教之勇

向

速化

送

大

矣

此言其光輝動人因教而改化也往也露其
賢故人敬之睢盱矜衒之貌常若有人同居
不能忘形也聞教而歸人忘之者以其智不
衒故樂與同居也夫物之白者必露其皎潔
惟白之極者全體溫瑩莫能指稱似乎冒汚
而無可見者人之有一德者常有悻悻之態
惟德之盛者不自滿假故常若不足上句起
下句若詩之興體今反此所以爲不可教子
居聞告楚然不安容爲之變則其心改悔可
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家長執席妻執
巾櫛言合家皆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敬讓
之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真實
存使人忘修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人獸
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者以此此通上二章見
光輝之謂大化之謂聖猶易同人于宗吝
同人于野亨亦以見師友之益有志者不可

不虛其
心也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也而美者賤。楊子

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

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

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

哉

此前三章言外之意見。道無終窮。學無止極。而此則以自賢明其機也。不自賢則學日新。而不知自美者有所恃而不修於行。自惡者常抱歉而樂勤於事。行賢有功於人也。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孟子西子蒙不潔一章大意與此亦同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存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謂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而已驕盈矜伐神人之所不與虛已循理天下之所樂推持此以往孰能拒之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綱常勝之道

曰柔不常勝之道曰彊二者宜知而人未之或勝或不勝

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上古語不言彊弱

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伯者心術

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

柔道

此輩

柔道

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

何也

物

引粥

此語一章大意上下文以此意各言之

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

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

此語可見先哲已嘗言之矣

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

又證

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

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允恭克讓。真柔也。先勝也。自古及今。以彊自

許者。但能勝不若已者而已。彼不若已者。積

柔之久。必至漸盛。盛則與我為敵。如句踐之

於吳。豈不危哉。凡柔者。以讓為分。內讓之極。

卑而不可踰故所勝者皆出於己之上者愛
敬人者得人之愛敬所謂受國之垢爲天下
主受國之不祥爲天下王故曰無所殆矣以
柔道而守其身則在我者裕如是常勝之道
也故曰以此勝一身乃守柔之人也以任天
下之事亦此守柔之人也何也以其所存者
不敢勝物不能任事惟以理自勝其欲以時
自任其分爲務是以持已者審應感者無失
也粥子即文王之師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
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
其自用爲其自爲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
柔之道也余惟此章計效謀安而無燕濟之
義乃伯術也然其衷情惟恐世人以剛彊自
負傷天地之和故復引粥子老子之言以致
丁寧之意云

狀不必童

同

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

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依倚而趣者。共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

此上論皆

此後引證

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驅虎爲前驅。鷓鴣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爾。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至於牝牡相偶。

毋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

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

亦自然同也。

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

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

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

原其故總繳上

畜之語者。蓋備知_{原其故總繳上}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

知萬物情態。率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

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魍魎。次達八方

作孽

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

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

逸焉。

狀智之同。曰童義。兼淳樸。童訓以同。取易見。爾此亦傷。今思古。因以寓教也。庖犧氏至。智未可幾也。即人一身而言。狀智之同。異黃帝與炎帝。至以聲致禽獸。言狀異而智同。下文皆證此義。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與人同。而末世。具人之形心。若異類。而聖人不作。遺典湮塵。又無以化導之。悲夫。末止原太古。物與人。群之故。至於帝王之世。所以驚駭散亂。末世所以隱竄避害者。皆不究言。則以用機蔽誠之。可悲。有不忍言者。得得意者。自聞震雷於不言之中矣。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

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
 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
 與若芋。音序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
 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
 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
 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
 虧。使其喜怒哉。

承上文。聖人能通異類之情。此則言不必聖
 人能之。雖常人愛狙。亦能通其情。一愛字是
 根。以喻人君能愛民。則民歸之。如一體也。謂
 聖人爲智。籠群愚。義用智者具曰。予聖也。莊

子則又以喻是非無真之義此則言
外悲人之不能自治而治於人也

紀消

所景反

子為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

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

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非常異鷄無敢應

者及走爾

此亦承上章之意且以養氣之學望人鷄得
養氣且自重若此況人乎惟無勝物之心而
後物無敵志也聞響而應見影而動猶為外
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神氣已壯怒視則

列一 浩然齋

道義卷二

主

南

志猶動也。初言虛驕而恃氣，意在內矣。望之似木鷄，所謂塊然獨以其形立，氣全而神蘊，無心於勝物。而物自服，故異鷄反走也。

項

高聲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歎，疾言曰：寡人

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

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

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

不待問而說正意者大也

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

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

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四累之上又進一步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

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此章只是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與莊子說劍篇畧相似。四節皆虛正意。以待抽繹文法也。惠盎惠施之族。辯矣者。歎其言之善也。刺不入。弗敢刺。無刺志。有愛利之心。是爲四累。而上。孔墨並稱。蓋當時常談也。孟子闢後。漢唐猶未變。如揚子雲。韓退之。尚祖述之。至宋儒遂以爲諱矣。太虛其度者。不以一種爲多少也。揚墨皆後於孔子。此書述揚墨者。不一其非。列子之言。尤爲可證。

列子卷第三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周穆王

此言有形有跡與幻化夢想皆非真常達觀者洞而一之所以獨立

萬物之表也張處度曰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交為夢形動為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故洞監者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者以顯昧為成驗因遲速而致疑竊竊然潛意於形骸孰識生化之本始終無物哉

昔者

按穆王君玉民小乎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

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音礙千

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

微上

起下

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

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

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蟻而

不可饗。王之嬪御。臃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

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

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

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

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細裁細布齊紈。粉白黛

黑。珮玉環。雜芷若。以蒲之。奏承雲。六瑩九韶。

芳草也

黃帝樂

舜樂

妖好

柔弱

香膏

質

火

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

猶不舍音釋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

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音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

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

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

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

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

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

山海經

卷之六

大

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

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

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此易人之慮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

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

拂。改扶貴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

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

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

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園。王問熱恒疑。整

子華子之志步不同

熱

常

音恒疑整

夫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
此下敘其窮當身之樂也。

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
下列名

右服。騎華。騶馬而左。綠耳馬。右驂赤驥馬而左。白縹馬。

義王也主車。則造父為御。商音。商音。為右。次車之。

乘。右服。渠黃馬。而左。踰輪馬。左驂盜驪馬。而右。山子馬。

柏人。天主車。參人百為御。奔戎人為右。馳驅千里。至。

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

王。具牛馬之漣乳。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

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

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

遂賓于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

謠王和之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化人所為一日行

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和神

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音神人哉豈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豈

周穆王名蒲昭王子西極穆天子傳云西登

弁山即弁州也化人善為變化幻術者周禮

五府太府掌九貢方職之貨助王府掌金玉

玩好內府上良貨助外府上泉藏膳府上四

時食物不知下之據不見基址也屯雲聚彩

也酒熱則濃寒則清今日未清酒猶熱也言

頊史之頃也葉法善與唐明皇遊玉椅即此類神游而形不動幻術也開習熟也開恒疑斃者王之所居常也化之所成斃也安常而疑斃不知變化之間常亦斃斃亦常豈知識所能彷彿哉王大悅知恒與斃之所有皆非真也崑崙赤水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於昭宮山海經云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徒歌口誦徂死也登遐仙遊不死之謂此節之意蓋言世外空濶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之居未足多也人但以耳目所見爲自足所有爲可夸不知至人視之猶累塊積蘇耳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豈無謂哉夫當身之樂在釋累適情則登遐之道固裕如也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

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

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

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

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

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

造化之所

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

翻音校音 幡音校校音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

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

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

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

哉

此亦承上章化人之神奇言。近世亦有此事也。大抵人世幻化之術。與造物者死生之理。其技一耳。幡校變易也。冬雷夏冰。飛走走飛。實幡校四時句。言其變易陰陽也。列子謂其道密庸。如武丁恭默。思道三年。而得說其功。真同於幻化。由是觀之。則五帝三王之功德。

或者有神運之方非智力之所能及也此固
 表難名之意而所以贊帝王之治者至矣智
 勇之力人能也化而成天工也盡其在我而
 聽命于天此帝王之所獨知者故曰孰測之
 哉竊惟人能究造化之始以通于陰陽之變
 則生生化化之機已默識之是以因物之形
 而移之易之以成其幻術倏忽之間有而無
 無而有故謂之化老成子深思三月思此也
 其術莫傳惟窮數達變乃其用功之方也而
 術之傳不傳則存乎人嗟夫老聃尹文之言
 猶在也生死幻化一而非二神化之機非達
 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穆王之遇化人老成子
 之學幻術殆中庸
 君子所不語者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

往殊

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

命

曰死。此八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

驚

性時常道

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

識不識二義並見文休允行

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

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

疑

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

與

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

理

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

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

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

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

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

歌儻者哭以上敘事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

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

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

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音幾音虛語哉

借夢也 身亦 常充也

此承上以足夢幻之義夢覺惟神本非二體
真妄之名隨人隨俗故下六章歷舉事變以
證之周禮有占夢之官曰太人六者綱也其
目之繁人情莫盡感變之所起言人之變化
云為皆有因而然未嘗循本者事至莫識其
端也能識所由雖譎怪萬狀而心無所駭感

變所由皆自吾心爲之機也列子原情據理以爲載管魄抱一無離神凝也神凝則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則夜無夢寐使誠覺也有感即應之而已有何可以語人不知覺之爲覺故曰自忘人誠信夢則不達於理者也殊不知覺與夢即物化之往來耳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真人忘覺不夢爲虛語不知此理者其覺也如愚無所著於世心無所著則虛而一其寢也息氣寧神安得有夢大慧果答向伯恭書云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佛夢金鼓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奠兩楹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四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惟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顛倒以日用目前境界爲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係念神識紛飛爲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示

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悟入正定聚
此亦普示顛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境界爲安
立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
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舍至人無夢之義如
是而已愚按此說與此後
四章大義相符故錄之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

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

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

晝夜既無辨何以知亡句

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

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

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度審故一寒一暑

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三婦^音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音陵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此言方俗之異。證上章真妄之無定。故舉覺夢反用。動寢殊性者。各適其安也。夫以不安

者爲非意也。非真非也。非既不真是亦難定。所以君子身隨是非之中心。超是非之外。惟知在我者之昭昭而不察察於物者之真妄也。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

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夕誤

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

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

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

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

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

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

也得過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音嚙音呻呼

吟嚙呻呼並寤語也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

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

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逸豈可

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

慮之事疾並少間疾

此亦同上章證覺夢不殊均非真實之義又以顯威衰相襲樂極生哀為理之常也尹氏

異役夫夢覺變病非思慮所及豈佛氏所謂
宿因償報者乎此等寓言警勸最切關係風
俗非小役夫之樂非真樂亦足以自慰尹氏
之若非真苦亦足以自異然則一人之身真
妄莫能指實况殊方
異俗之所習熟者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
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與樵同不

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
塗而誅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
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
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

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

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

夢邪。薪者之歸。不厭音失鹿。其夜真夢藏之

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

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

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

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

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

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

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

尊信尼父至矣

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

可也。

此言事本真也。一屬於疑則似乎夢。夢本夢也。一涉得失則以為真亦同上。二章皆證夢。覺真妄之非定名也。聖人之於覺夢視之。不異其辯之也。百年皆夢幻。愚謂夢覺非真知。夢覺者為真知。夢覺者非真忘。夢覺為真也。湛然而冥。漠浮游由然而流行。坎止何夢。何覺。故曰聖人無夢。下章所謂蕩蕩然不知天地有無。是吾之真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

不識今。闔室毒之。若謁史而卜之弗占。生謁巫而

禱之弗禁。止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

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

乎。於是試露之。試以血氣之欲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

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

方。秘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

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

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
生。宋人執而問其以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
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
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
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
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疑詞顧謂顏回記之。

此承上章以明不拘夢覺真幻皆屬有知有
知非天矣。必其過境皆忘。所忘亦忘。而後故
吾爲不失也。儒生而曰魯隱然見學孔者之
務多能也。卦兆所占者。機動於此。誠應於彼。

今忘者之心泊爾同於死灰靡焉同乎太虛
何機可因而得情於象數哉祈禱所請者有
過可改有善可遷故可祈以消邪即慶今也
情無疑信行無聖狂又何所祈乎氣血筋骨
有所痾苦則藥石可以消息之今也心非嗜
慾所制病非寒暑所傷何因投其醫藥哉夫
大忘者蕩無心慮何曰化其心變其慮蓋云
令其有心使其能慮也其後逐儒生以其開
知識猶渾沌氏七竅鑿而亡也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意百世之下
愚如得之尚能彷彿領會乃曰非賜所及豈
以其多聞爲學與顏子心齋坐忘之功相背
而警之乎抑亦因子
貢以警夫後世也

秦人逢

音龐

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

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

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

字具

迷者尚少

覆

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

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

如上前言皆出知識

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營汝之糧不若

端歸也。

此以迷罔之疾。翻病忘之案。忘則無知。迷則猶有知。皆所以發明天德之知本自無知。與昏者逞智者之失其本者不同也。其曰意之所之。天地莫不易位。至言也。其曰楊氏告以魯之君子多術藝。正楊朱之徒。以多聞病魯之俗也。遇老聃而一掃之。其迪世之仁亦懇切矣。一身迷不足以傾一家。不迷者衆。則不能致傾覆之禍。今天下皆迷。則以傾覆為安。不知覆之為禍矣。故曰孰傾之哉。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猶揚塵眯目。故曰迷之

尤也榮糧者行遠而糧乏則困悴矣。歸則資斧尚富。行色如此。可以謂之榮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

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

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

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音然而泣。指壠曰。此

若先人之冢。其人哭而不禁。同行者啞烏陌反

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爾。其人大慙。及

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

心更微。

初誠而後疑初意專而後意沮也意之變化
隨惑不一非意則無事也心誠而信之悲故
切因欺而惑之悲故微此段總括一篇之義
以爲心無素定之見則以妄者爲是而於真
者反疑之也

列子卷第三

終

11

11

.

1

列子卷第四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仲尼

此篇言素位以盡其心實地工夫惟知幾而已知幾則體神而獨運忘情

而任理所以寂然而玄照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

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

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

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

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

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

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

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

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

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而魯國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

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

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

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

非身而

改以

亂及治

問答之項。梅意已化。故得

音於物外也

今之謂

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

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

此古人樂天知命者也

有之不為礙

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

亦是助德

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

無涯

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

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

亦得無愛矣

歌誦書，終身不輟。

此言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實無情亦見聖德日新而不已也。首言樂天知命之無憂，次言樂天知命者亦有不能不憂者，末則言知憂樂者不如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

則

浩然齋

卷之六

一

者不如併憂樂而無之知憂樂之爲憂樂不
如併所知而不知之此意三轉而畢中多寓
言以抑揚之與孟子有不豫色然吾何爲不
豫一段大意相同聖人之無憂衆人不及知
不敢問寄機於亞聖以發微言宣至理也自
然性稟之謂天窮通分定之謂命今告若一
段是能定內外辨榮辱而已未造無可無不
可之皆援琴而歌以探其師奚獨憂以荅獨
樂之問皆非顏子待師之常也知詩書禮樂
無救於治亂方欲自棄即復自解蓋曰無之
不爲少有之不爲多以見治亂之機不在詩
書禮樂而惟在於吾心之有爲無爲耳皆所
以斥逐塊之病古之中庸君子不以無樂爲
樂不以無知爲知任其所樂則性自無樂任
其所知則性自無知故曰無樂無知是真樂
真知此天下之所以自治也因而不流任而
不縱則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正革之
何爲之旨也非然淫思等句雖狀子真之學

未得要領實則形容其好
學終聞性與天道之意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

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

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

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

輕捷

即庚桑楚

倒句法

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

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

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

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加異矣。其道柰

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初也心本也

合於氣。融也氣合於神。漸也神合於無。寔也其有介然之有或

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

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

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

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宜作唯

此究言無我之學，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本稱孔子乃以老聃之徒，發其精蘊。見孔李之同道也。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未易窺擬。衆人見其會通之跡，因謂之聖耳。豈

此正發心用形也。言其上四合

神合於無者如此

宜作唯

還虛

或

視

入聖工夫

初也

本也

識所以聖哉下章正此意惟體一忘形者能
言其彷彿故舉亞聖也廢心用形言無心而
隨形雖動用不知其爲動用也廢用之稱亦
因應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酬世務莫非形
跡耳其中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也
得聃之道者聃猶自無所得弟子又何所得
邪蓋以得寄名於人見大道不泯於物情耳
形者心之舍宇耳目者心之戶牖神苟徹焉
則視聽不由戶牖照察不礙垣墻矣魯侯之
驚不怪習見之用形而怪耳目易任之乍聞
也體合於心四體不言而喻也心合於氣行
慊心而氣自充也氣合於神形神相守而不
離也神合於無蕩蕩冥冥而忘我也曰神曰
無則無形矣謂之合者返照而知若此者豁
然之懷纖塵不立則無觸不通不知所覺所
知也自知而已知無處所故曰自知魯侯之
恍亦能忘知也笑而不答者理盡義精無可
復言以不答爲答也亦其能言而不言之一

證雖然名分之際非彼此
忘形者不能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

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

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才勇者。聖則丘弗

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德義者。

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

任志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

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

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無禮樂刑政

無事食貨者

無是非矯飾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
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
我哉。

上章論聖之用而未及聖之體。故此究聖之
所歸也。道無終窮。聖無極則。擬名指象。已屬
可知。故四第古哲皆曰。弗知惟聖。而後能爲
此言也。嘿計欺我者。不領弗知之玄旨乎。任
智勇用才也。任仁義施德也。善因時順物。奉
天而無我也。尼父之博學。湯武之吊代。堯舜
之揖讓。羲農之淳樸。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
跡。而神明之舍。固非因是而可名也。太宰之
駭。以世之所謂聖者。今皆云不知也。孔子動
容者。聖無可指也。不治不亂等語。不歸君不
歸民。大同之風。上下不見功能也。聖與不聖
與疑辭。以致推尊不敢指實之意。蓋托言於

人所共尊者而加尊之也。出於自然歸於無
為。所以蕩蕩無名也。即此觀之。佛氏之學當
時已傳聞於中國。至漢明帝而始得其書也。
不然。三皇之上。又曰西方之人。非佛而誰推
其故。帝皇之世。率性而無性之名。遵道而無
道之學。至三代之季。功利毒人。故高潔之士
仰慕虛無。而傳其言耳。至東漢世。道昏亂之
極。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泯絕無遺。淳樸之
風。銷燦殊盡。故西方之說。得以入中國。孔子
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周茂叔曰。聖誠而已矣。
陽明先生曰。心之良知謂之聖。諷此三言。自
反。自忘。真若不可知也。人知為西方之學。而
不知為吾固有之性。帝
皇之所善任者。胥此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
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
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
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
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
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
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不許也。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欲審友而問於師。一舉名。三舉字。非商之分
也。非倫理也。亦非門人所記。豈以回獨幼而
三友皆長乎。不然。非文體也。於名分似亦有
乖。大抵氣質化盡而後。可以言學之至此。據

四子之初乎能仁而不能反以生道殺人若
反於仁者而至仁者行之此能仁而能反者
也不然則失變通之道矣辯而不能訥不得
無知之體勇而不能怯未識自勝之功莊而
不能同則矜而不能群也四子固不可以易
我之所務雖兼四子之長借使欲換吾之所
不足亦弗許者以其氣質猶存未盡
時中之道也正謂可與立未可與權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

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

語解

起下文

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墻二

敘事

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

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

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

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

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

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

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

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

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

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

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

議論

綱

目

假

弟子

蓋

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

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

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此亦老子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
死不相往來之象是故即二子而可以知淳
古之風矣日數而不及言每日人來從者多
口欲計一二而言不及猶日不可計數也亦
微焉朝朝相與辯是一句言亦各與畧辯而
遠近皆聞也序此將以起下文久不相謁遇
若不見之故貌充心虛言心虛則形全故耳
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
一矣故形無震懾欺不誠也魄死屍也言似
死而非死者也故不可與接此南郭子也心
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形神若不相攝此所
以不可與辟此列子也此兩節正見列子與

南郭子所以不謁不見也。閱同行者擇善觀
人者指末行以爲本不欲言不得已而畧與
之言也。衍衍然和也。專直無矯飾也在雄居
尊也。狀其傍若無人之意。既指末行者與言
乃惟記其狀不記其言。即專直在雄之狀則
其言必尚自勝者。故不記也。駭者駭其居同
土木。應有是非。若未足與道者。故疑其與列
子初譽之言不同也。得意者無言。盡知者亦
無言。此下每二句解上一句。至於無言無知
而止。南郭子凝寂自然。若粗若淺。惟列子知
其蘊會至精。於無形居至高。於不顯。是以應
寂異容。動止殊貌。而謂門人之駭爲妄也。其
九方臯之相馬乎。其尊讓南郭子。意在言外。
列子之旨得意忘言。二句盡之矣。下分三轉。
洗心之方也。蓋曰用無言爲言。無知爲知。是
有意也。故曰亦言亦知。病在一用字。再轉則
承無字爲病。轉作不字。言不字亦出於有意。
故曰亦言亦知。惟無所不言。無所不知。是隨

感而應無心於可否則雖言無所言雖知無所知也故曰如斯而已愚故以爲第三轉四亦字文勢直下其意不同蓋曰惟無所不言無所不知實無所言無所知也張處度曰夫無言者有言之宗無知者有知之主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非我言也即物而知非我知也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而實無所言無所知也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

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之。並席而坐。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
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
隱矣。

此與第二卷告章戴者大畧同。彼以聞師友
之德。啓後學之功。爲指此。則記其篤志而深
造。故末申言作聖之地。只是言行意形之所
倚。四句形倚指身足履指行。心念指意。言藏

持口正應上文五體之相如也如斯謂身行
心言一如虛明之區無情而出之則所應之
物當然之條理無不燭照而數計也此承上
章見列子與南郭子所造同深故無交無言
而相信相忘也舊謂前明得性之源乘化
而無窮此明順心之理無微而不照亦通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

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

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

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

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

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

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

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

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

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

乎

開口一初字文勢滾下直至終身不出上加

於是二字承載之文法也孔子曰游於藝孟

子樂善不倦心無所因物無所誘何適非游

游者獨觀恍惚囂囂於世好之者求之也故

浩然齋

南

譏語

非惟不好而已

應初好

曰游何所好言不可好也所翫無故者言闕
歷流光息息電逝而故吾湛駐往跡無存也
但人之游多觀於目之所接我之游則觀於
中之變猶曰觀其微也再言游乎者言游之
可好也未有能辨其游言之觀所見翫物
而常滯於物我之觀所變翫理而無留於心
均謂之游而人莫之辨益見我之所以好游
也固與人同者言其較人已之得失雖觀變
亦同於觀所見矣豈可謂異於人彼見所見
者物變而觀亦變與觀變而見彼者均謂之
翫物物闕於吾前固無往跡不知我之爲生
者與化俱徂往跡亦不留也故務檢物者失
其獨覺之天是以求備於物而不能取足於
身也蓋責列子雖觀變而不忘求備於物則
吾中萬物咸備者反失之是未得善游之道
也列子勇於受教故終身惟務反觀於內神
明退藏於密然後覺徃日好游者不知游也
此不知蓋曰自信能忘其知識之心乃謂之

游猶孔子謂仁則吾不知之義游其至乎者
許列子能如此可謂善游者也乃復決言意
不知所適目不知所視則無往而非游觀此
我之所謂游觀也故我許爾終身不出為游
之至者蓋以必如此
而後可謂游之至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錯縱句龍

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

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

豕忘我視吾如人處吾之家知逆旅之舍觀吾之

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

從天而守國也

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

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

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

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

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

俗情本

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

淺術所能已也。

此章直指聖德之全。而以為疾者。亦悲世教之不明也。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羨惡。體有利害。苟能契萬殊之一本。見物我之非真。則於有無得失毀譽慶讓之際。豈覺其

異哉是以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妻子不能親僕隸不能狎也皆明而立自後向明而望之能見其心者道眼觀物無物礙明秦越人見垣一方人視人身如琉璃五藏六府歷如洗正此類也史曰聖人之心有七竅今日六孔流通一孔不達愚謂耳目鼻口七竅之見於外者而其神則根於心疑以為疾猶病忘之喻也今人有病龍叔之病者乎又安得文摯者

而識之也

多

分

道

死而不死者曰壽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分由生而生故雖終而

類大之類

嗜欲勞耗

多

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分有所由而常死

者亦道也分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

困生

解常道

所作今

解上文道常字

循常分

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

無字命

金理

作說明

分

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

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理季梁之死楊朱望其

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

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此即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
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善攝生者無死地
之意無所作為而生天地之道本如此此輩
保其天年乃理氣之常非幸也若夫作聰明
而趨死者是其犯可死之道也此輩之死名
隨身沒亦理氣之常非不幸也齊景公死之
日名無得而稱夷齊鮒苴後世稱之亦此意
歎季梁死楊朱望其門而歌蓋無用而生用
道而終者也隨梧死楊朱撫其尸而哭蓋亦
無用而生用道而天者故哭其不幸也言外

見哀樂之中節。顏淵死。子哭之慟。與此皆寓教養萬世之意。然非有心爲之也。情之所感。動與天合耳。歌於望門。至臨尸則不歌矣。哭於撫尸。則望門不能歌矣。今之見生則歌。見死則哭。而不察用道得常之何如。比比也。隸人者。見役於物而不能後物者也。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辯淄澆。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此泛論物極則反。用以教夫履盛滿者當知止。養性命者不當耗其神也。胥胥以辯是非。爲能則神勞而心昏矣。上五事皆然。即六根之病。以六塵之誘。勞於六因也。海鹽董頌甫

以鄉薦尹漢陽歸田數年惟談道德性命而
踈於治生人以爲迂董以爲樂一夕當月晦
獨坐幃中燈既滅少頃忽見幃中光如皓日
針縫線脚無不昭然心竊疑之及旦而目昏
如此者踰月一見每見後昏益甚五見而目
遂青人皆以爲少年燈窓不恤辛苦所致理
也或然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後徒有伯豐

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

法侮復

何如

此其拔長取刃之證

聞

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

去聲去聲

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

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

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

音桐樹也

功也。長幼群聚而為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

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作豐子之從者。越次

正技

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

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

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

主張

兼用

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

無上六事之明用六材治六事

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

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

徒而退

鄧析仕鄭操兩可之說作竹書子產用其書而殺之蓋辯士也嘗別著書論性命之原治亂之機至今猶有傳者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不以言舉人其殆鄧析子之謂歟伯豐子不應知其意在譏侮不欲以言相勝故也從者越次之言見師受侮而折其不平雖曰理直氣壯終非犯而不校之度其失均也本無所取取其有用者必為無能者之所用也大抵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蕪巧徧智敵莫能君御此無相位無能相使之

義之

賢士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

賢士

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

其形

其名

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

勝

應前疑

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

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

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

數

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

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

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

論理

頌

骨

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

頌

頌

證事

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跡者。先見

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

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

六親所以不知

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

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

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恃

此章以有而不用為上有而不負者。次之有而不負。則不自欺矣。負其所有者。匿長掠物。跂立誇明其僨天下事也。多矣。有而不用者。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若孔子能之。而能不為是也。長歎者。感其問之切於衷也。退席者。貴貴之義。又以應聘之非分也。其善王之問者。謂懦得力名。將以發有而能忘者之德也。商丘子所告。意在欲有成者為其易。

不攻其難則人無得而稱亦無因而妬斯可
以盡力於所事也欲見所不見欲得所不得
謂吾之神明本無可見可得因知識既開之
後昏於嗜慾而失其清明之體今存存之功
既復其天真之良則恍惚之間若有所見故
曰見所不見擬議之際若有所得故曰得所
不得人所不窺人所不爲二句只申言獨知
獨覺之義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承上言既
見與得皆吾所固有豈非易於內諸凡外物
之感由此而應之所謂出其緒餘耳又何難
哉於外無難則應之者若出不意人不見其
應之之跡又何由而有名之可稱此商丘子
之所以無能知其力者也負孤負也有力而
不用用力而不盡與過用其力皆孤負其天
賦之力者若以力自
多爲負恐非本旨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

虛談之狀也

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

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

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

給而不中情漫行而無家情好怪而妄言欲惑人

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姓名公子牟變容

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

吾笑龍之詒孔穿欺丘孫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

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厲前矢造準而無絕落

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如禮和編孔穿駭之不信龍

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後鈞於前。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形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

此所以來餘竅之謂

女無弟子也

文

失

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
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
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
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
公孫龍之鳴。皆條也。有理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
承之。受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

謁子論

牟之不恤國事。蓋倣古聖不親政事之跡。而
不達其意也。即此四字。則知其所好之賢必

無與於經世之用者公孫龍言固有妄樂正
子輿器識鄙躁皆無足取記者之意蓋取公
子牟之虚心也烏號綦衛疑是地名蓋出於
矢之精者有意不心者心本虛明無象而惺
惺若有意念一起則滿腔皆所念之事而心
之本體無可見矣有指不至言見有定指則
定於一而不可前通矣有物不盡者凡無物
者則物物而皆物一有其物則止於一物而
不足以盡天下之物矣有影不移者影跡也
移變通也言物之影隨於物未嘗離此物而
別爲一影惟無影者隨大隨小而可通也猶
治世者有跡以爲守則不能變通矣牟謂說
在改也則移當釋變髮引千鈞者物勢相等
則彼此互用而無方一髮固不可引千鈞積
髮之勢力與千鈞既同則千鈞亦可引矣下
篇均髮均懸亦此意白馬非馬形不可以爲
色色不可以爲形也孤犢未嘗有母以爲
則非孤也牟曰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

物者常有此三句反解者也說在改也可疑
勢至等也形名離也有母非孤積也解龍之
義亦通但龍之七言無與於天德無與於修
爲存之無謂餘竅人之穀道也子與既疾龍
之妄又增牟之指以愚遂出此鄙慢之語文
勢亦冗弱通篇可刪牟好非其賢而稱賢公
子當時風聲不知是非之真者爲之也謂龍
之言爲至言不知言者有意無心等語正當
時處士想像隱晦之言以惑世動衆邀利之
術而乃謂之至言何哉其視關尹子之言爲
何如鄙人私謂有意不心至髮引千鈞之義
如一指障天一絲繫萬斛之舟皆狀此心有
物不虛之情
餘可例推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

不自滿假

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

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問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授受之心。皆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願戴已不願戴已。含求賢巽位之意。五不知人已皆忘也。正皞皞氣象。童謠之意。使萬物各得其所。莫非君上之培植。盡夫至當之道。所謂建其有極也。凡此豈務知識。可以制物之性哉。亦不過因物付物。以順天然之矩度而已。堯

之所以為堯者如此記者乃曰微服出游
謁而喜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又豈
不識不知之謂哉不辭而受雖狀
其無心亦因堯典無異避之語耳

關於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

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遠

道道不遠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

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

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

蒲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遠

亦非無心者所能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

此與上章五不知隱然相類

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此章大道之體用明且盡矣。其大旨承上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二句歸於無念出於自然而已。上言王道而寓天德。此言天德而寓王道。在已無居已字。指道形物其著其字亦指道言道無方體因物而顯也。道之動也如水順勢就虛無容心也。其靜若鏡妍媸在物應而不留也。其應如響有感即應不先唱也。其道若物者其發用無物不相肖也。釋氏謂之般若者此也。是故無物非道物不率其自然者有之。自然之道何嘗離於物哉。此上全舉道體而言。至善若道者以下方就人言不用耳。目非視聽所能得也。不用力心非形智

所能得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方而用之，則有可以淵淵六虛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在何處，常言有心求者，去道遠；無心求者，去道近。道何嘗遠近於有心無心哉！嘿而得之，自悟也；性成之者，稟於有生之初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能，故曰能而不知。爲不知，乃真知；不能，乃真能也。發無知言，今人發用率於蠢然之資，何能有人之精發。用出於悍然之質，何能成天下之亶亶。如此者，不過聚塵積土，雖亦無爲，豈大道順理無爲之謂乎！蓋謂知以不知，非果無知；由無知以知其所知也，能以不能，非果無能；由無能以能其所爲也，以不爲，非果無爲。由無爲以爲其所爲也，以是觀之，則莊列之學與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之不識孔之無知，何以異擬以荒唐迂誕者可省也。

列子卷之四 終

列子卷之五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湯問

宇宙無窮極故天機之巧亦無窮極

知識智巧人由天也天而從人斯危矣故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而世人皆執所見以限天下之物如之何其可得也是以先覺興憐曲示不測會心者知其德之無涯矣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

即今知古百世可知即先知後也

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

終始互見

止

無端

教

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

只據見在

物無可先事無可外

貫到底

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

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韋曰：不知也。湯固問。

韋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

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

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

海之外奚有？韋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

之？韋曰：朕東行至管，人民猶是也。問管之東

復猶管也。西行至函，人民猶是也。問函之西

復猶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

原

四句語若浸增意則終有

應上

則此知遠

即柳城

齊州

原

應上

臺上語

中

齊州 綴上

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

申明

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

蓋見無極無盡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

應上

過脈

別

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

證有者之有盡也

古史

此亦相傳之說以見天人有相為損益之理實以

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

見吾身損於欲而不能復其全也

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

此等事皆不必窮究者

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

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

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

浩然齋

南

此下卷巨細修短同異雜然於宇宙之間雖可辨而不必辨也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

今口弱水洋

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

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

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

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

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

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

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

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

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
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蹙峙焉。仙聖毒之。訴
之於帝。帝怒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
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
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
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
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與
真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
者巨億計。帝憑音憤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

此有缺文

海神

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僂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比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

簡而有味

莊子無此二字

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

有樹附

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銘之。夷堅聞而志之。

據此又可信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

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

羽。方畫。拭眚。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觚除倚反

俞師曠。方夜。擿音惕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唯黃帝與廣舊誤作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

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

人能信之否乎

阿。徐以氣聽。砰普稱反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

爲此言者真淮北人也。使生於吳楚則稱神爲常品不敘其味形性之異矣。且大
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柚碧樹而冬實。
木傳聞也曰冬生見實具於冬也

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

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

汶嶠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

已無相易已何也。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

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巨細修短之

此下六章皆紀古績以傳信也。此章初問物
之始次及宇次及宙次則舉宇宙間生物之
不測而歸之於不識以終篇首朕所不知之
意結謂萬物之形與地之氣各各不同莫不
稟虛靈以爲性不相易者蓋以通塞醇駁物
各自全無容假借大小修短榮瘁之分各自

充蒲無所虧欠所以不能相易也如鳧鶴之
脛椿菌之生何用吾人爲之區別哉此非湯
不識而革獨明欲闡教以發秘密故借口代
衆起疑因以發至人之昭昭也三不知無心
於知之也但知其無極無盡而已亦借湯以
抑夫不能近思切問者之病耳今夫有物感
之即應湛然之體虛明如故何知之有此革
之所以終以不知不識爲答也意者夏革歷
世既久聞見多竒彼自以爲不必知者因湯
問也故極世人所不能信者而結言吾何以
識則智者當務之爲急可知矣亦以見物理
之無窮固非空言譎怪以駭世也紀者有條
可理有目可綱物外事先之不知無將迎也
既謂無極何得有外既謂無盡何得有中日
外日中要表裏而互言之也真知其不知不
可以智而知也齊州中國也爾雅云距齊州
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峒九夷八
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緡竹比戶西王母日

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鈇比祝粟
謂之四極天地含萬物太虛無際故曰無極張處
生不已故曰不窮太虛無際故曰無極張處
度曰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
智所能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庸識也仍
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
也若夫達人融心化智悟智外之玄理豁視
徹聽得物外之奇形彼封情慮於有方之境
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
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
巨細之無垠天地爲一宅萬物爲游塵乎是
皆拘短見於當年味有生於長夢故此書闢
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因恢無外之宏
唱以開視聽之所闕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
自釋束教者不知怪桎之自解故剗斫儒墨
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爲誇大哉

太行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

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

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

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

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

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

曰。投諸渤海之尾。東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

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

京城氏之孀妻。姓氏 未利 有利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

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

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
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歎曰。汝心之固。固
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
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
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
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
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
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

陰。無隴斷焉。

地無隴斷

山海神皆操蛇

通篇以此成字

神名

此言志專而力不移鬼神必格無功弗成也
吾今中原蕩蕩平平沃野無際非愚公之誠
其誰闢之蔽蔽之誠惟愚而後能不貳帝感
其誠誠之久而不變也與商丘開信偽之意
相類不謀遷居而謀闢山安其安宅不能容
其壅蔽也笑其蔽蔽之難而不啓其遷居之
易居不可遷而成心不易化也太行山今在
河內野王縣王屋洞天今在河東東垣縣指
通者向南直通成路也擬名愚公智叟而本
其所出曰北山曰河曲皆所以表誠僞之端
也昔人有磨鐵尺欲爲針者意亦類此張處
度日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
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固俗士之近心衰
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爲一朝億代
爲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爲功在此之與
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
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際極盡也。山海經夸父死棄其杖而爲鄧林。杖化爲林。廣且數千里。則執杖者之大。又何如。是以河渭之水不足以濟其渴也。此自古相傳之言。不必論其有無。可見物理無窮。無極非聞見小知可限也。言外之意。則謂於性體畧見光景。遂爾起心作意。欲速助長。至於熱中爽惑。竟無所得。流弊蕪翳於世之喻。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

此猶有所待者也

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

八者非性而何非良知而何然而萬有均同也

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

吐納之類

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

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

彼且惡乎待哉

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此猶上章引古以破見小者夏革即禹之言

而評之非禹革之問答也不待凡八見丁寧

之意深矣大抵聖人之所通有形有跡者耳

若非形非跡之可指非智非識之所存亦何

有於聖亦何有於智哉其道自然者皆取足

於吾身無所資待於外也其洗滌智巧超世

列

浩然齋

道長

八

山

出塵蕩蕩悠

悠之謂乎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

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去齊止也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

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龍也當國之

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摺尾甌頂有口。狀若

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蘭

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音劣注於山下。經

管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

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

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

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

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生成有喜樂亡衰老哀

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

則飲神瀆力志和平瀆力過猶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

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因說八駿之說

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尙昌兩反

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

山誼溥海而南攸於琅環之事

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

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

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

良蒲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目指擣則諸侯從命

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夷戎之國

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

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

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

言奚顧

即觀禹失塗謬之終比之國周穆王過之至
管仲復勸桓公遊云云則亦以遠之可疑證
以近之
可信也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無衣比國之人鞞巾而裘皮帽中

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

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

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

食之謂之宜第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

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

其親戚死尚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廼

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

國名

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

各日相次

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

也。

有烟無火謂之燠。自篇首殷湯問至此七節當通爲一章。其所以開後學之心胃者至矣。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

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

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
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
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兩兒之辯用知識也。無關於生業。以才華相
嫉而相殘者。亦小兒之鬪也。以余觀之。可辯
而不辯。此孔子之聖所以爲不可及也。何也。
辯之益長。其知識也。日之小大。以遠近也。溫
涼以時候也。子丑寅必寒。卯辰巳必溫。午未
申必熱。酉戌亥必涼。溫涼相近而寒熱相反。
歲氣與一日之氣莫不然。結語曰。孰謂汝多
知乎。是以知識望孔子也。孔子所以不爲之
決也。余今決之。

原理解

孔子之所棄也

義論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

物不均

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

細不可引重也

出類

惟均而已

引類

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荷以獨繭絲

為綸。芒鉞為鈎。荆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

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

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

聞先大夫之言。又證蒲且子余子之弋也。弱弓纖

繳。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

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

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竿

句法

易

亦不

策

沈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
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
制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
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公其措置。不存向背。好惡於輕重。強弱之間。
則人心悅服。自無敵抗之心。不論強弱。輕重
也。故曰。均天下之至理也。何以見至理之在
均。今有二。人並立於吾前。一強一弱。一長一
短。委付之道。必量其力。稱其材。而後予受。皆
安也。連於形。猶曰。以形相連。不失輕重。則物
各無損。此義豈惟人哉。物莫不然。今夫髮之
為體。細物也。以之懸物。輕重與髮力相均。可
也不然。髮斯絕矣。治國若此。事莫不治。推之
天下。可運於一握也。鈞。戈事。異可放而學。弋

惟用心專。動手均。鈞惟心無雜慮。手無輕重。皆均之義也。夫鈞與弋。意在逐物。惟均也。物猶爲之制。况自務盡心而不計效者。以心感心。其有不可得者乎。痴僕丈人之承期。亦此意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

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

止

氣稟

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

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

氣稟之偏。賴師友提撕而改者。人傑也。且覺

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

而自敗者。一也。

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

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
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
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
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
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
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此形容人之心。本能役形。而悲衆人之以形
役心也。史記云。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善醫
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者。志強性剛。明也。氣
弱質柔。懦也。性剛明。故多慮而足於謀。質柔
懦。故怯。餒而寡於斷。反之。故少慮而傷於專
也。唐太宗時。房謀杜斷。亦若此。稟之偏也。三

國特有華陀者能剗腸易胃。前洗五藏。余嘗於嘉靖癸巳。寓白下。見北門橋有患胃癰者。醫人爲其剖腹。出胃以線縫。其剖痕。喻月而愈。此等事。古今未嘗絕響。但不多見耳。或謂恢誕。或擬於不可思議。以爲存而不論者。皆所謂臆斷懸度也。

寒之徒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

魯樂師安師襄遊。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

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

樂之所以入神者其源在此

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

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

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

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
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
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
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
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
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
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
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

後耳

此與上章連下四段皆紀當時聞見神聖實事而作聖之功各就其專一者而引伸以通其故則無有不造其極者今議論之頃試藝以質其所造乃備四時五氣之所感蓋驗之於一歲而序事之文作於事終之日也其感召之神速非凡庸所能知而握氣機者自有轉移之理如今之符呪亦有能反陰晴雷雪者但此出於術彼由於誠耳光武滹沱之水武后上苑之花我太祖後湖之鼠皆氣機之轉於誠也師曠嘗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鄒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論五十六篇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生吹律煖之而禾黍滋焉是其

事也。從子之後，言其不敢以藝而先於子也。此亦言至誠無有不動之意。樂記謂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此則言其與造化相通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信矣。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過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

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棟山節梁橐麗音三日不

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

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

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

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志向之悲也。乃厚

賂祭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

聲

此因上章鼓琴之精而及謳歌之善以見工於技者有如此。因以警學道者豈可不如古之神聖以造極自期哉。韓娥之事與王豹處。洪華周杞梁之妻及六國時雍門子名周者。以哭謁孟嘗君相類。薛譚秦青皆秦之善歌者。青述韓娥之事以諭其友。蓋以歌可學而精哭不可學而神。以凡已之不及也。辱之追之。祭之者近則忽而遠則求見效而始信無先事之明。庸流之昏醉固如此。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

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

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

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

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

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

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

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期之

而已

情不能不感於聲也

曲名

曲名

此記清耳之聽，以發世事無一不通乎人已之意。但方寸有物，人已分形太虛之體，不能

洞照則耳目爲之限。隔事物滯於方所而廓然者始爲井天矣。因聲得清與鳥舞魚躍時序易令者同正天地人物本來無異之機。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

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

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明以俱來。吾與若俱觀

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

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

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歎美鎮動五感其願。則歌合

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宋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

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

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

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

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此言木工之巧即本文穆王之歎言人之巧

可與造化同功也。剖而料之則曰肝膽心肺

脾腎腸胃及言廢而驗之止舉心與口通肝

與目通腎與足通而不言肺與鼻通脾與耳

通者鼻與耳之良能非他人聞見所及也。今

醫家以四肢屬脾。祖於素問以為脾運五穀

殺氣不充則四肢無力。是不體驗筋聯四肢

筋主於腎。腎為精血之府。腎虧則精血不充

筋骨無所養。故也。醫能觀此業亦可以長一

格矣。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言未敢自許。猶

執規矩以從事謂不能忘器而從心也。班輸之作雲梯可以凌虛俯視墨翟之作木鳶可以飛三日不集其巧極矣。若偃師者巧奪天工機通神道勝國時僧一行教順帝作直漏牌沉於水甕中候氣至子時則子牌出水丑時則丑牌出水十二時輪轉不亂與天候相符其亦偃師之類歟。然聖人之治天下不以技能而惟親賢也。親賢必本於好善好善必本於惻隱周道之衰始於穆王其亦有以夫。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

年之後雖設辨雖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

衛曰未也。亞一作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

微如著。而後告。紀昌以甃音懸虱於牖。南面

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

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

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

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

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

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

志身而篤故業之精至此

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此言射之精也。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雖末倒背而不瞬。意定而視專也。亞次也。亞。學猶云再學也。黃帝居空同之上。心死形廢。神視焦煥。如嵩山之阿。今虱如車輪。紀昌其亦有得於此乎。燕池之角勁而長。即今之開元弓也。朔蓬之藜。朔方蓬蒿體直而勻。以爲矢也。剋臂。即黥臂。猶今之刺字。古之雕題也。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說

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

老亦亦六馬

馬

人

馬

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馬口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六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此言御之精也。其詞頗明，其訣頗簡。良弓爲箕曲，其直者使之調勻同也。箕粗而弓精良，冶爲裘補續，周全冶裘同也。冶難而裘易，欲爲其精且難，必先其粗且易也。御之爲訣，只在心閑體正。心苟不閑，體苟不正，豈能足外無餘地而履不失其常乎？惟心閑體正者，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於此精而熟之，則施於身自無跌足。施於御自無覆轍矣。竊惟駕車兩服兩驂，四馬而已。四馬八轡，曰六轡者，兩驂內轡繫於車式也。若曰二十四蹄，則六馬矣。是必有誤也。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瘦弱。

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

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耻假力於人。

誓手劔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胃受矢，鉞鏹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劔，唯子所擇，皆不能

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道
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
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
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
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
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
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
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

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無光晏陰

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

丹遂執劍。從黑卯。候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

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

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

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虫而三招予。來丹知

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

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

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

支彊去聲彼其厭我哉

三劔皆狀吾之性體其妙用如此跪授其下以其可見可執也摧魔破慾上智炳於幾先故不見形其次覺而後洗如紅爐點雪似有而無故以宵練爲喻黑卯酉章來丹申他孔周殷帝童子愚謂皆擬名以寓言也含光承影宵練亦然或謂此皆序其實事以爲魘魅之術殆非作者之意矣若然亦何關於世教也讀者幸虛心體之而後見其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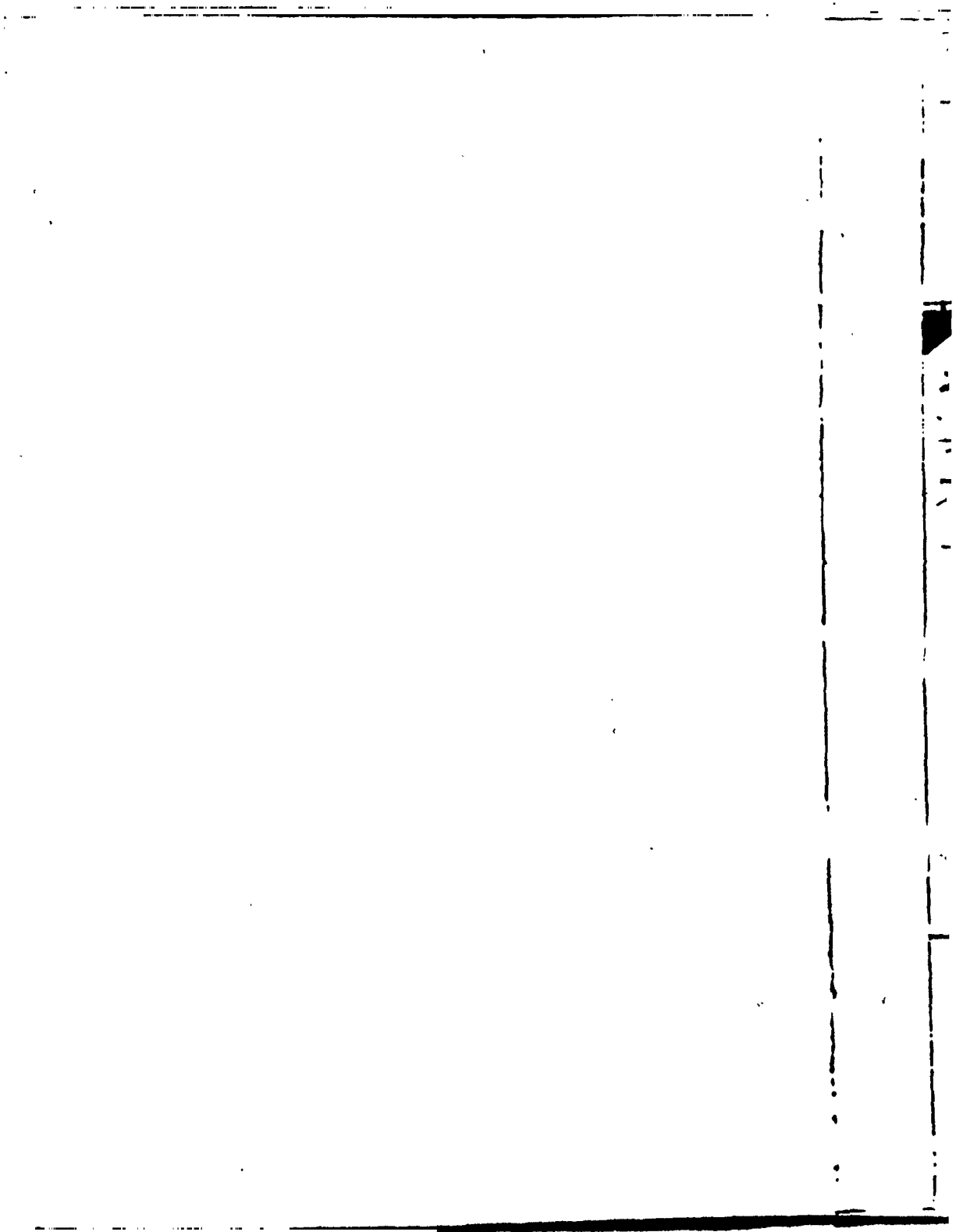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劔火浣之布其劔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凝乎雪皇子以爲無

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
誣理哉。

此篇極言太虛之廣，事物之繁，非知識所能
盡。此復言錕鋸之劔，火浣之布，舉皇子自限
與蕭叔斥之之言，則通篇所載疑以爲誣者，
皆可斥也。愚嘗親見火浣布，則錕鋸非妄
矣。世之博聞廣見者，必非皇子之流，而物
外竒踪、天機無極，又豈得世皆蕭叔哉。

列子卷之五

終



列子卷之六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力命

此言天定之分也。命者物稟於天，數定於初之謂事。雖未驗理固不易為。

士者苟能安於所遇，孔顏之樂在我矣。不然終身役役莫知所為，或者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愚也，惑亦甚矣。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

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

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

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

三十二而曰六誤也

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

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

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

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

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方曰

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

若之汝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

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

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

能識之哉

此言天地無心而成化辭直者明記者將以使人知命也力謂智謀命謂遭遇舉壽夭等倒置之事以警貪天功為己功者其曰直而推之曲而任之曰推曰任則曲直之體在物而造化無曲直也但順物之自然隨所遇而賦之耳雖造化亦不自知也而况人乎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

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

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讓並仕也而人

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

衣則短粗衣褐音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步

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櫬棟出則結駟

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
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
以不能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
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
與予並。汝之頽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
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
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
先生曰。吾將舍止釋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
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

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
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
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
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
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_能差。吾之言厚薄。異
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
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
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
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_{一定之命}然之理矣。西門

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廡。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此與下章皆申明命之制物而非制所謂直而推之曲而任之之實也。北宮西門東郭皆擬名以象人心之通塞。莫論其人之有無也。末句怛字疑是懼字。通章大義不煩多釋。菽菽爾雅謂之荏菽。荏菽即今之大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蒟及茂菽布之天。

下故曰胡豆詩稱后稷藝之
荏菽疑不待齊桓而後有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

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

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

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

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督魯

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

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

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

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

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

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

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

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

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

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

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

先所一段莫升命也

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

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

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

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讐。不得不用。及管夷

之叔事

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

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

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

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

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

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

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

疾
設

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
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

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

或薄之於終。厚之於終。或薄之於始。厚薄之

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

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

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

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

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

魏上三段皆出於天亦有常變之不同

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

反常

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

通稱 如管仲 如申生

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

如張燕 如龐陽 如韓信 如故命

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

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

與

與

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

之道

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而成。

後

先

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上章擬名顯義此則舉實事以證命之自制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可以死而不死謂天罰者狗生執有喪其性真生則重其罪動則同禽獸故也木句五之字皆指人事成平寧將迎皆指道猶曰無聲無臭之中成其成平其平寧將其將迎其迎也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

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

既泣又請醫

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

今或福也

禍也

自然而不可知也

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

且

豈能

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

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

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

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

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

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

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

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

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

將死

飲過多

修短

命之疾司

此曰作非天降非人也

此上敘事

存正

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

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

說破

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

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

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

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

皆出於自然

引證

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

又引

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筭之所亡。若何。老聃

一老聃

應謂隨天意

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

利害不如其已

此言不知命而欲侮命者三醫異見初謂人
事次謂稟受終謂適然故曰有制之者又曰
不可知制之者亦不可知是則雖天亦不知
之矣俄而自疹可見病與疹莫非自然醫藥
無所與也記者又原理以足安命之意以爲
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反常而實非
反常彼以壽夭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
而實非順理苟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
得不然則無反逆之疑矣引鬻熊老聃語而
結之以爲二老蓋言上文種種迎天意揣利
害者均歸於無益不如其不迎不揣而聽其
自然也迎天意指後一醫揣利害指前二醫
前二醫蓋今世之擅醫名而自誇者也由季
梁視之皆若孩孺然至其所謂神醫者亦不
過優獎之耳若夫天其弗識人胡能覺之意
固亦邈然矣其佞而疹也豈醫之所能識哉

此亦其言而西國二十之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

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

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

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

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如如隨所為

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信命者亡壽夭信道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

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

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

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

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

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

自健而不拘物

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

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屎音單至。嗶

齒然

反。啞。慙妨。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

然詐輕涼。迂緩。急。走。

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

婣魚畧。斫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

恭效太過

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穆慄日家。

拾芥 既情真 難記語

情露譏恆音棘凌誅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

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姪珍

譟繁煩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

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成也荷合多偶自專自用乘

權孤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

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

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自適倮倮成者卒然俏成也似初

非成也倮倮敗者俏敗也初非敗也故迷生

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

浩然齋

夏

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什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半也。亡亦中。下同。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

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喪也。自亡也。

揚布之問以知識疑大道亦承上章自然之義。子居之答無知而任道也。謂嘗識古人之言欲布之信也。正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今夫欲爲而不得爲欲不爲而又爲之命之所制孰能知其故。故知莫之爲而爲則忘。壽夭矣。知自然之道則忘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忘順逆矣。知天命之性則忘安危矣。曰命曰道曰心曰性。雖若可信而又不信。故曰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慤矣。真純誠慤一而不雜也。若能知此則何所去就何所哀樂。又何可爲不可爲哉。居若死寂然不動也。動若械隨感即應無思無滯也。是其忘已遺形與造物者遊。故不知其爲居不居不知其爲動不動。順情自憚而不狎乎物。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殆也墨屎以下人品二十種分作
五類各以二品相反並舉盡世態矣凡此各
自以爲得殊不知莫非命之使然其成其敗
何者爲真夫成者似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
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而迷之特爲成敗之
說是惑也故曰迷其生於俏然其俏似之際
雖若昧然不可知而其杳冥之間理道甚明
初未嘗昧然也苟於其俏似之際而有不昧
然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喜非但不駭不
喜并禍福不見忘內外而不分雖背峻坂而
立面深隍而行又掩其耳塞其目危之甚也
然而其命之在天自有不能容心者則亦不
危矣此校孟子不立巖墻之意更加一層其
謂智者愚者得失各相半言天非人所限也
惟順天而隨時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
得失皆無所滯是真全而無喪也然全亦不
可知喪亦不可知無所全喪亦不可知故曰
亦非知全亦非知喪意以全者自全喪者自

喪無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此知命
安時者不容心於彼此得失之間也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

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

天地間

之事

例用法

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

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䟽食惡肉可得

而食駑馬稜車粗草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

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

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

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

列一 浩然齋

通義卷六

夏

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

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

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勤勞

何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

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

全無念無恨

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

孟子已前能容此等詞氣

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

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此舉迷戀塵世者之愚。以足前四章之義。亦見景公之納善。晏子以其君顯之實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趁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生之修短。死之離合。命也。

此章言得之本有不足。為喜失之本無無。不足為憂。農商工仕既居其業。勢自不能不望得也。然得失不能自保。固有命焉。今而後子豈我之所望。持以命。非人為所能轉移。則亦安之而已。按張處度謂此篇明萬物有命。智力無施。揚朱篇言人皆肆情。則不出命。

義例相違竊謂未然此篇論力命力亦命也
下篇許肆情表天真也天真自然非命乎此
書蓋借群聖成功之階以解後學守跡之縛
非為肆情不學者言也為最上根器為學術
所殺者回生也莊子云上不敢為仁義之操
下不敢為濫僻之行若王道德之至也說符
一篇正指楊朱篇之歸宿豈曰義遠縱或義
違竊謂成人之美者亦宜曲暢而旁通之也
善取益者審之

列子卷之七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楊朱

此篇言率其自然之性則天真不鑿
枉桎脫於無為而聖哲忘於知識也

故居方者謂為隱居放言足以起狂悖
者之譏訕此固立言者所不辭也孟子
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予今之
通義若不距者正以原其心而距其流
也使讀是書者不
至無君而已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

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

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

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

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薰鄉黨。况

子孫乎。二轉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

讓斯賤。三轉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

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

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

歸之。即此見此等去列子之世遠矣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

貧。僞名富。四轉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

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

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

明省也

章首曰人而已矣言天地間萬物並生並育
我得為人與含齒戴髮者同也何乃檢束規
矩而求為善之名乎初言名可取利轉難以
名不得利再轉則指出誠僞之異以實名貧
僞名富結以實無名名無實歸宿於一僞故
曰名者僞而已詞揚而意抑雖曰矯世之論
乃所以貴實而不務名也蕩蕩之世何名何利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

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失志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

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

鄭然

勢日

迫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全。

人此句不居篇首至此方出文法也

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

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

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

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

然

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

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

異

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

不越其所往。不離其

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

與物同欲

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違萬物所好

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

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此承上章言名之虛實皆非所尚。惟貴適性而已。竊以此為確論。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違萬物。至聖之德。何以加此。惟當身之樂。不能自肆之語。似乎縱情而無忌者。然其意將以譏矯偽喪真者。導天下於多事耳。苟知生者一氣之暫聚。身者一物之暫靈。聚者終散。靈者終於歸虛。顧乃後復以苦其身。心遑遑而甘於網罟。曾不若飛潛之悠悠。蟻蝶之坦坦也。則適性從天忘物。忘世皆可幾矣。

列一

浩然齋

卷之二

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均者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溺情於世者觀此可釋然矣生死賢愚貴賤俗情所共去就者不知物外天真遇無加損故曰生非所生等蓋曰吾之謂生虛靈不泯非形骸之生也吾之謂死情欲灰寒非形骸之死賢以自得非以益時愚以自守非以慙濫貴以全性非以得爵賤以德穢非以役卑故萬物之所同者非我之所謂也且趣當生息息見在也息息見在奚遑他慮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鄙尤以放餓死

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鄙天真以放寡宗清貞之誤

善也若此

清貞誤善亦知我罪我之意如孝已務光法聖之跡而不得其意是以束於法而不自率其天真也此亦承上章矯世之論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
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
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
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此言孔門高弟所趨不同。非學之異。學不能
變其質之異也。歷山莘野之耕。非不逸身。簞
瓢陋巷之居。非不樂生。各安其業。各盡其心。
又何損生累身之有。可在樂生。樂其所居之
業也。可在逸身。不以外物役形骸也。故曰善
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古今皆云子貢
爲商賈。不知尼父貨殖之指也。尼父本言賜
不安天賦之質。爲學而務多聞。如賈者貨而
殖之。是以比擬彷彿言多億中。非謂其殖貨
也。若曰殖貨億則屢中。何以相屬。余惜楊子

亦安聞見而不察也。故爲之一辯。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

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此因古今異尚，文質誠僞之相反，故引古語以發之。楊朱之本意，蓋謂古人用情於有用之時，若虛文浪費，則不用矣。今人生則自私而不能相濟，死則爲美觀以欺人，則亦何益之有此？其所以務爲我以爲學而復以之望天下也。記曰：死而致死之，是不仁也；之死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又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誠信者分之所在，不加毫末力。

之可為不敢不盡下章晏平之論送死存乎
所遇則相捐之義不若子居之說近於不仁
也揚王孫皇甫謐保
葬之說殆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

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

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

數演汗漫非春秋已前文也

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

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

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

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

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

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管晏不同時，此蓋即二子之所尚，以寄辯於內外之重輕耳。恣而不闕，性適於自然，體適於安閑，年歲修短無容心焉。此謂善養其生者也。拘廢虐之主，雖久生亦重囚累梏耳。送死之豐嗇，隨其所遇，豈死者之所得謀哉！况已歸臭腐，雖妻子亦不能相近，厚葬何爲？管晏所趨奢儉不同，而同歸於無所，作爲不以世法自縛者也。仲嘗勸桓公游終比之國，而今言若此，意實相背。雖曰寓言，未得言外之意者，不能會而通之。或謂父母遺體不可輕

又謂無使上侵膚皆聖人之厚道也。平仲云：然豈可垂訓曰：謂惜遺體生時事也。死不在我矣。無使上侵膚，子道也。非父所能與也。喪具稱家之有無是也。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

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詳其好

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

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

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

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

庭比。房數十。皆釋稚齒。媿

烏果反

媿

奴坐反

者以

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

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引誘必獲而後

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

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

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其道逆邪。

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

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

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

將其六。

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

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

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

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

吾知之久矣。擇之亦審矣。豈待若言而後識

此與益知之言大不相同

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

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

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

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
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
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女以治國之能。夸物欲
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
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
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
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鑿行於一國。未合於
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
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汝反以彼術而

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
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
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治內治外固有本末之差，而本末非二體也。惟真人不見內外而不失於內外，此章以嗜慾爲性，非知性者也。謂之真人，以其不矯情飾僞耳。只是以解縛爲義而不覺其言之過於抑揚，此游說闔捭之學所以亂真而惑世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
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

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
若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
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
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
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步也。
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絕烟火。堂
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
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
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

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畝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入之心也。

此亦以嗜慾爲性者。謂其狂者不受檢束也。謂其達者無係吝也。故爲庸流之所驚。廓然

者之所取苟得其心則驚也取也皆非其所
知也謂以禮教自持者爲君子其亦廢學黜
聖之意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
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

無久生有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

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

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

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

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
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
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
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承上二章而歸於忘死。生忘廢任也。人而
忘死。生忘廢任。日與天游而已。何遲何速。

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

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

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者，即此可以見學術在當時已不同矣。

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

道不合則言不可以強同也。

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禽子墨氏之徒故因楊子舉伯成子高與大禹之道足以治天下故辯難以盡楊子之蘊。老聃關尹大禹墨翟正當時借以為門墻者學術之不同初則矯時也矯時而過則不得乎時中流弊至於無父無君豈楊墨之本心哉故君子審幾於始。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

不得斲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

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
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
然。以至於死。此天生之人窮毒者也。鮪治水土。績
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
產不字。物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
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
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
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

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

何謂於時

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

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

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

過道不自憐

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

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

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

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

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

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此意屢見於前。只明爲我之爲得此復標榜窮毒放縱等名。數演文字耳。美惡之歸良心。

同也。曰：聖曰凶，向背昭然而結，曰同歸於死。即衆人之所自委，以見擇術之不慎者衆，而有志知幾者少也。明抑暗揚。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蕪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蕪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汚池；鴻鵠高飛，不集卑枝，何則？其極遠也。

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䟽也
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
矣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䟽也楊朱不能
治妻妾亦爲我而寡恩乎法不可加而恩不
治此所以不治也能人者不屑小固任質恃
材之器而非務學者之言矣然就答問之間
而觀之是誠所謂遁辭做樊遲學稼章之意
也全是戰國辯士之言反求諸已者不然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
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
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

識^說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作一。太古至

於今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聿餘萬

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

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

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此亦曠達之懷。憐奔競之徒。而開喻之。於世教不為無補。後學乃置列莊而不讀。惜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

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

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聖誤

此爲去物

此承上章惜奔競之愚而示以此身之貴也。用物而不役於物。則無橫私之弊矣。至至者。

純公而無私是爲道之至也。今以身與物皆爲天下之公，則公亦忘矣。故曰至至。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

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

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

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

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

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

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

安 結案

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

極。肌肉麤厚。筋節嶮

區位反

急。一朝處以柔毛

締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瘃

一錯反

體煩。內熱生

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

同所反

則亦不盈一時

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

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黻。

房未反

僅

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暎於日。不知天下之有

廣厦。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

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

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

大豆

菘耳

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慙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此言習以成性。各以爲安。非天性之不同也。而各以相非。誤矣。然習於小者。必不能以信。大習於隘者。必不能以知。通伊周不作。孔孟不傳。大道之爲天下。晒也。又何足恠。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

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原世人不忠不義之故。由於無厭之性也。惟無厭以爲心。則雖欲竊忠之名。而無忠之實。故不足以安君。而祇足以危身。雖欲襲義以欺人。而非誠於義。故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害生。苟能隨遇自足。隨寓盡心。雖不求爲忠。而君享其佐輔之功。雖不求爲義。而無妨物之事故。無忠義之名。而君安物利也。曰古之道。以見今之不然。豪傑生於戰國。言多若此。大意只欲人修德而不務求名。則人已兩忘。皞皞如也。

齧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

謂之實

外

樂之

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

卑辱則憂苦。憂苦變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先引二老之語。然後推原至理。必本於人情之常。其開示後世之意。切矣。惟趨名不已者。則守名而累實耳。守名累實者。名實皆亡。其爲憂也。無時可息。猶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也。

列子卷之七

終

列子卷之八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說符

天之降祥因於人之作善理也哲人之作善率其性也非以祈夫祥也而

祥必至蓋天機之運善則順不善則逆

順則成祥逆則成殃天無意聖亦無意萬古不爽此君子所自信也故言行謙謹意念守中惟以成己為務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

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汝

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

則影正然則枉影之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

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此非後天而奉天時者不足以語此影之枉
直隨形猶物之應德在感此自反之準也屈
伸任物而不在我此物各賦物之道也物各
賦物物莫不歸焉物莫不歸則我常居先矣
故曰持後而處先然則枉
直隨形以下壺子之言也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

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

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

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本道身稽在人低語居民人愛我

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與證湯武愛天下故

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

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

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

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

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此承上形影不爽之義而究言之也。聖人先

知只是謹言慎行，矩度在我而信從在人，故

曰度在身，稽在人。湯武桀紂之興亡，可以見

古今人心之同然，推之上古帝王之典籍，以

至今世法士賢人之言，未有不同者，是以君

子持身必由乎大道也。此章義與孔孟同前

此諸篇恢詭闔捭絕不相類，其非一家之言

信矣。記者序此於末篇，將以洗夫以自恣為

自然認嗜慾爲真性者之不察使其
考古聖循天則而不失人道之常也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

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幸哉。余未語汝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

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

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

則危辱及之矣。

以問道爲求富亦求名爲致富之義皆刺當
時有爲而爲者之不察也此言人之貴非在
形非在富在得道而已得道者非外有所得
慎言慎行成已成物不務利以成生也同茂

叔曰至尊者道至貴者德人而最難得者道
德有於身而已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孔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皆此意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
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
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
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
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中而不知中則偶然之遇耳藝熟之時矢脫
於弦意已知其中不中矣此猶知夫發矢也

若關尹之問列子之答則惟吾心自知寧靜
中正者無或撻奪彼發不發中不中皆過目
之游塵故曰爲國與身亦皆若此察存亡知
其中不中也所知者跡也察所以然知其神
之一二也所知者幾也察其所
以然原其致此存之之故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地地之性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
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
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
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此正存亡之所以然也老成者歷練既多不
收自滿故可與論世故木人情而率夫大道

也少年自恃其能悻悻於世拒人日遠孰告以善告亦莫之聽故孤立而無輔清明特達之人虛已用人不勞形不耗神其用智惟在知賢故老而不衰雖用智罄竭而神自不亂此所以治國不在於自賢也自賢者反道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

殺所拜反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

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

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

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亦當時尚巧之風行而競巧之人出。列子悲世教之漸入。纖麗生民之道。日失其本也。

故一論之亦承自賢必入於智巧之意書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川物
 民乃足後世其知之乎道化智巧其本
 天淵而恃之為言亦非純王之心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
 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此類春秋策士之言。人之不信日而信耳者。大率類此。君子之守身也。不徒以意氣相親。而必以道義為懽。列子之不受粟。非但以人言而已。未相交接而有餽遺。不惟儀不及物。而驕矜自居之態。隱然見於形迹之外。其所以餽者。特為不好士一語。觸其病耳。列子豈不知其平昔遂以一飽自慰。而失安分守身之道哉。結以效驗。非列子之言也。蓋門人記其師之不苟。因以見其先知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

務多聞

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刑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

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足別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

氏父子舍音釋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再

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殊絕古今往往有之此正命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乃曰投隙抵時應事厲智又若智巧足以奪命也此非列子之言也審矣學之爲義非止一端學武學文六行六藝農工商賈何適非學此獨指以文事而歸宿於仁義是仁義不通於武事也豈列子之學乎據其詞而推之二孟蓋欲補秦衛之所少而不知從其所好則易入也使以法干秦術干衛則皆達矣此亦警自用而不能因時順勢以安身者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

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不務守已而馳心於責人。則人亦有俟其隙而責之者。况貪鄙成風。圖一逞以得所欲者。四境而皆是也。晉文聽言而寤。從善而還。此其所以霸也。

晉國苦盜。有邾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

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此迂儒所教。將以明恃聰明。逞知識之患。亦模倣魯論道德齊禮有耻。且格與子爲政焉。

用殺二章之意而爲言者。群盜奔秦則非有
耻心而不爲盜者。革心之化非隨會所及。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
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
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
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
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
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
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

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此與黃帝篇觀于呂梁一章同。但後半篇增出先以忠信等語。文氣不純。詞非忘意也。識者必知其非列矣。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

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

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

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

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

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

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無關大義。特表尼父之前知耳。不以言言者。謂以意言也。濡。趨之患。欲之所驅也。欲驅而不見目前之患。不若制其欲而患可免。非樂之也者。謂其非樂於濡趨也。以爭魚逐獸之心驅之也。正所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此章全見淮南道應篇。若此書在景帝時已出。則淮南子必不全錄其文於此。尤見非列子之所爲矣。

趙襄子使子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

人使遽人往謁之左中八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

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

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

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

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亦時孔

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

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勝

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

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

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

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

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以憂懼之心持勝。固知其必昌矣。矧能自反

其德。無所於積。其將修於德矣。此亦後世之

敘述。即孔子聞而評之。又引孔墨爲證。且曰

不肯。豈知孔墨之情者乎。通章伯術。結日以

強爲弱。尤非孔門心法。况齊楚越之亡。去

孔子時遠矣。此殆作於秦漢之間乎。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

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

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

浩然齋

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左傳以後之言也。終於效驗大義，則禍倚於福，福隱於禍耳。事或不誣意，則膚淺然好行。

仁義三世不懈則積德必久而後有轉災爲祥者今或以歲月之間一二事之善也遂以自滿者觀此可以自省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宋元君召而使見其

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脛並趨並馳弄

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

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

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

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

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蘭妄也。凡人物不知生出之由者，謂之蘭。子善戲之名，蓋宋之方言也。雙枝屬，以木接脚，高其身，即今之踮蹻戲也。燕戲，不知何狀，技本無益，而君之喜怒失道，均無足取。記者蓋言均是技，也有遇不遇，以例人之在世，不可以一藝自信而取必於命之，或然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

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

塵彌躒。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

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萊者，

日誤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

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

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

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

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

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

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

默照為見

眼觸為視

勝

不止千萬

得馬之所最尚者

至果天下之馬也

得意者必忘言得情者必忘象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才之不易窺也盛德者之容貌所以若愚非伯樂九方臯又孰從而知之乃有貴乎馬言其術得馬之所以爲貴之道也韓退之曰天下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愚謂均不常有也馬果天下材也雖無樂臯之預知亦因材而可以漸識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

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不及家與天下者。答所問也不問。何以爲治身之道。而徒曰善。是未有志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此亦可謂治身之善道乎。有所爲而爲。伯者之術也。然聞教而能擇其善以居之。庶乎知

幾之道矣。後世爵高則驕，官尊則肆。
祿厚則淫，其能免於三怨者鮮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

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機。惡名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

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

今不失。

庶退自居，道固可久。取人所不取，則爭妬息矣。世守而不失，非善擇術者而易得乎？至今不失，今指何時殆？楚越皆亡之後乎？

牛缺者。秦境上地之大儒也。下之在邯鄲。遇盜於耦

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

無憂。杀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

養害其所養。盜曰。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

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

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

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

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

活汝德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

氏者。梁之富人。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

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

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投明瓊。張中反平聲

兩檣他臘反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

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

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

鼠。此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

史記卷之八

一

前界此露

數不盡

打雙陸

檣

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幽

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二節東方

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塗狐父

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

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

也爰旌目曰噫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

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

音然遂伏而死四節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

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

實者矣。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正節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其居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反。怨往者害來。發於此

而應於外。若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此章五節。牛，缺賣德也。燕人賣計也。虞氏，賣富也。旌，日賣廉也。厲叔，賣忠也。皆以執所見而不化，不得正斃以享人道之常名。利之為弊也如此。此惟失於學不聞道之故。第三節，虞氏博者，樓上射明瓊。張中反兩榆魚而笑。中有脫悞。按舊訓，凡戲取中爭能，皆曰射。亦曰投。裴駮曰：報采獲魚也。榆字按真經本作魚。大博經作鯨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今本作榆魚，是多一字也。據義，榆魚二字或用榆，或用魚是也。蓋曰明瓊齒五白也。射得五白反獲兩魚勝，故大笑。腐鼠適墜以混魚，虞氏以之擬俠客素狎而忘其驕也。牛缺稱以大儒紀其遇盜無憂取死之狀，蓋譏迂儒矯情不識時宜也。燕人之死，執成說以處變不達人，情之無常也。虞氏之禍，習於驕奢而不覺其聲色態度之凌

人不知謙和恭敬爲何物是以同室積怨而
滅亡起於肘腋也爰旌日好庶之過性厲叔
執懟之尤楊朱之論蓋謂五人者皆以所長
加人故曰賢者慎所出愚惟趙宋以前號稱
儒者莫不召黨錮之禍由其以道自居以學
蔑物其牛缺之類乎虞氏之禍取於無心以
其驕傲爲當然而不知傍觀者蓋忿忿也此
可以爲處豐裕者之戒子居之意以爲感應
者天則之不爽也利出實反者散財以得民
也謂之若唯請狀其應之速感之無不至也
或詰曰五人者如何而後可不執成心忘已
應物是已如牛缺者曰初遇諸君自分必死
今得賜生惡乎不喜貨賄身之所致也有身
又可以營貨又何憂若如此言盜或不殺燕
人不追則已虞氏在於早識持之
以謙旌日厲叔二人惟恕而已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

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

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

所者見心不見事

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

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

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

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

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

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

音秋

汝

游戲

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
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
達先生之况也。哀哉。

此章心都子之言。非惟不解孟孫之惑。亦不
足以定後學之趨也。仁義多岐。三術皆非。操
舟鬻渡。得失皆非。何也。非所謂一也。不反一
必無得也。體段猶詩之比。開口即以小喻大。
以事喻理。一問一答。莫非譬喻。而本意寓於
言外。法華經文體相同。不達其况。謂之可哀。
哀其心不通乎道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
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
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習常而恠變，血氣之屬皆然也。知內而不迷
外者，斯免逐塊之誚。君子者，知其在我，物各
賦物，何常何變。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
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
必慎爲善。

善者吾性之本體，惟知識起而功利迷，假善
以眩人，便利歸諸己，此雖善而不善矣。子居
曰：必慎爲善，率其性無所爲而爲，一毫便利
之私不萌焉。斯則慎爲善之旨也。其曰行善

而歸於爭。蓋謂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者也。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行不

捷而速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

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

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

有齊子者。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

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

已死。而猶恨之。是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

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

此句死謂

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
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
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
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
哉。

道之在世知之者未必能行。因其不能行而
遂謂無其道者。誣也。求其道而不遇其人。遂
謂無其人者。亦誣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之相遇。觀此可以自勉。其遇不遇有天者。
在豈以不遇而遂
廢其倫之道哉。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

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此王伯之辯也。事小而闕於王政者，大政小而格其君心者，多此記者之所以不廢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

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

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

豈天本為人生之哉。且蚊蚋嗜子臘膚。虎狼

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

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親親而仁。民而愛物者。充同體之義也。今以智力故。貴之賤之。生之殺之。取之棄之。人而非天也。萬物並育而不相養。田氏之客其未聞乎。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患亟也。眾莫

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焉。醫作役而假食。郭

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已辱乎。乞兒曰。

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乞兒馬醫世通稱賤。去此就彼非辱之避。惟生之愛惟慾之得也。愛生足慾之是求。又何見於辱不辱哉。又孰知分之一定而忘其得失哉。耻非其耻者可以鑒此世之安其危而利其災。馬醫類也。自食其力何事於乞。農工商賈民之分也。有取有與均不爲辱。本分之外纔加毫末不論取與皆辱之地。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假妄名以希實得。愚之自誑也。若此齒者遺契所紀之歲月也。人生皆夢。此亦其指乎。人有枯梧桐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

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初喻不祥。或出真意。因誦爲薪見利而忘於嫌之避也。聖人不處疑而成謗。倡以義終以利。伐悟者欲無疑不能也。鄰父欲免疑不能也。是以君子謀道不謀食。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古拙字其谷而得其鈇。他日

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此與上節皆言疑外之為蔽上則疑無可釋
此則疑以真而釋也。有心無心其機之應若
此。後之君子其無
以疑似限人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鋏

朱劣反。策端有鋏也。

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
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
埴_坎。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白公事已見前。慮亂思欲為亂也。此則內著
於物者蔽其心之虛靈。百骸如腐土與已不
相閱也。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

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此亦內著於物之蔽嗜慾亂心。若此其甚。故曰。意者萬物所係。迷於物而所向不移。則耳目之官皆廢。惟君子檢情攝念。初也。泊然凝定。寃也。冲然無朕。又何萬物能撓於中哉。開口曰。昔冀今人之不然也。豈有感而言乎。故思貪鄙之喪廉耻。有莫自知者。悲夫。

列子卷之八

終